

爾雅云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莊史記有康莊
之衢濛濛汜日入之處淮南子淪于濛谷是謂
定昏濛汜已極言將死也楚辭天問出自湯
谷次于濛汜注汜水淮言出東方湯谷之中
暮入西極濛水之淮也 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

接袂交襟以遊以嬉書洛誥朝至於策駕嵩

少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 泝舟灑伊書伊洛灑澗

在河南府洛陽嵩縣地 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青可望

青雲可期可望一作何望○周星謂洛中十

友談者榮之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

之知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餘慶齊映或喪

或存山川是違繫我夫子空相清時命之不
遐孰不悽悲繫身今身帝 嗚呼哀哉往佐居
守及爾同寮謂佐東都留守 笑遨交歡匪夕則朝遊

作入同其室出聯其鑣同其一作有同 投文

報章既歌且謔報章字 及我為郎優游吏部

夏卿自長安令入為吏部員外郎 公為御史持憲天路文陛

徐勣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持一自

我于邁歷刺東吳邁往也詩從公于邁夏卿

離憂十年復會名都離憂謂離別之憂夏 余

卿在二州凡九年



為侍郎銓總攸居

夏卿自蘇州一名為吏部侍郎銓謂銓次也

實得

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

合一作合非是

我尹京兆

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為京兆尹

公亞奉常

謂為太常

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翱翔

抱疾幾何忽焉其亾

鏘佩玉聲也

嗚呼痛哉原念

往餐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

耳今古何速

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

心焉摧剝

剝普木切○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日月逾邁佳城

遽下素車千里透迤山谷

透於危切迤音夷○書日月逾邁若



佛云來西京雜記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

吁嗟滕公居此室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善張歎范隔千里夢張告之范素

車白馬往臨喪欠透迤委曲也

晦爾精靈藏

之斧屋

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見若斧者矣見若斧者矣見若斧者矣

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泐酌以

告嗣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

詩泐酌彼行潦注泐遠也行潦

流潦水之薄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貞元十五年三月以司農

卿李實為京兆尹十九年正月楊凝卒子厚嘗為凝墓碣此文特為藍田

尉代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
 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
 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馨德書所謂沖和
 茂著季友彰聞濟發洪緒激揚清芬芬謂芬
 思侔德祖學絕子雲思蘇杰切。楊修字雲瑩
 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
 之興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

相贊揚聖君躡沉高山安仰詩高山仰止禮

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曰
 泰山其類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
 則吾將安安放逝水逝水云云嗚呼哀

哉唯是伯仲竝為士則凝兄憑弟凌皆有
 世範行連擢晉科迭居顯職大曆九年憑中

公之懿美發自笏僚播于四方令聞
 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

朝獨一作燭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記史載
 東掖謂為都居郎又禮記言則左史書之
 動則右史書之疑為右史書事不同故云

州南宮時論增美

凝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勝事連權

右斥退勿憚

大梁有艱天子是使

貞元十一月八年八月使

直聲彰聞自右司郎中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卒其子廼擅領軍務故云大梁有艱

密勿之謀唯道是履

詩密勿從事不取告勞

復歸郎署職茲中兵

復歸一作歸復○十八年凝起家為兵部郎中

簡稽無撓以攻其成

周禮以八式經邦治簡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之要簿也

降以促齡

居切 管歲江表獲同宴語謬為好

英風未攄沉疴遽嬰執云積善

仁不我遐阻

嗣曹士臯為江西觀察使以實判官

公之元兄復

惠德音

兄憑

優游多暇卷眄逾深

眄音 清言

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焜燿儒林及此凋

落祗摧我心

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介焉姜其危哉

嗚呼哀哉遣車就引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顏

景幽暮

遣詔戰切○禮記遣車視牢具視牢具者言遣車多少各如遣奠所包牲

體之數也又見集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注挽引也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

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

詩 之云公那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張都護安南都護御

史中丞張舟也子厚嘗為之誌銘見第十卷所載與此文皆合楊侍御未詳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

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

無施秦強莫制禹績謂禹治或實或叛或實或叛自

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聖唐宣風初鮮靈歲

稍臣卉服漸化惟善卒為華人流我愷悌惟善俱

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已見

嘉惠吳志士燮字彥威漢末為交趾太守在郡一十餘年疆場無事銅柱南

表前功載修墓誌空道北出式遏蠻阯與

孔同漢書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孔穴也阯聚居也梯航連連旌

旆悠悠輻湊都會皇威以流輻音福湊于候切方荷

天寵宏公宏侯聲馳帝鄉鬼降炎州禮記體

謂成嗚呼哀哉公答試吏時推清能謂舟初

也公答乘輅人知準繩輅音搖○輅

斬春縣上為安南經畧巡官也鰥鰥以安征賦用登力

舟以左領軍衛兵曹桂史稍遷謂舟三郎曹繼升謂舟檢校

音離歷御史尚書禮部

郎員外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轉禮部郎中為

使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乃紀南方專任是憑謂遷檢校太子右

謂公執相主侯執信主伯執躬禮分又主書修又禮

我百朋箋古者貨具又貝恩錫百朋詩

為朋百朋言得祿之多開府辟掾羣英伎

屬顧茲匪微我聞甄錄既受管篋載加

命服賜有楚冠用懸豸角胡廣曰左傳有南

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冠執法者

以為定星言卦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

非邈惟一作幃伯氏左宦爰滯中途伯氏謂待

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姪莫在使命頓殊命一

統寬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德

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

膂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音

旅呂脊骨也字或從肉此安作謙德不福法星

降災德而神不福也法星災惑也庭懸遽

徹駟計爰來駟音日○禮記大夫無故不徹

無災變則不去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

及報德何階此見切轎車北轅申奠克諧轎載板

之車蓋大夫以望拜徒至音塵永垂南州斗

酒庶寫幽懷後漢橋玄傳曹操祭玄墓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今裴瑾子厚嘗為

七月卒不文

惟靈季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

處詩是以前有譽處今注遠國之君稱枵然其

量廓爾其宇枵許驕切此當作吧○莊子非

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

半城中多容鮮拒誌云瑾以唯諾聞長安中

火賢於博奕媚茲讌諂或泛或沈兩得其所

奕誌云瑾喜博破禮成文墜章克舉唐自開元

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舉綴裴瑾佐司空

南閣展樂承職音官式序裴瑾為太常主簿

既聯奏復集禮亦圖筍篴呂切○圖畫也

筍篴所以懸鐘磬播在奉常永傳儀矩奉常

常者橫日筍植日篴脫畧細微愆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

怨於元切○文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

選空負百年怨

徒再期騰騫孰云蓄憤遽此歸竟員外郎出

刺金州後陟萬年令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
喝以傾囊事曰不得二十萬否能為禍瑾大
怒名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
再謫道州循州為佐謀會赦量移吉州長史
卒

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
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瑾後未人楨

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季敬式是仁邨爰

及童孩處心勿失邨音君之仲季茂於文術

瑾兄弟四人游藝相從操觚散帙操平聲觚
堅瑾埴墳而率爾注觚木之方音孤者古人用
之以書猶今之簡或以為觚木也古人用以

為筆顧余蹇劣厠迹奔逸一紀于今交情若

誤矣一菲子顏回曰夫子奔逸屢聞凋缺互見遷

黜契闊伶俜分形間質契詰結切契闊勤苦

行不正貌一云猶寒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

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邦秩想其

永哀淮海蕭索衛尉瑾之兄弟也 嗚呼哀哉聞疾馳

簡其命未返翩其計書來自番禺番禺音番禺

容切番禺二山各在塊守窟荒山夔與居
南海今廣州與循為近山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
魍魎人謂之山獠人面猴身能言獨足有

眉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
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餘
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

呂敬叔名恭子厚嘗為呂侍御恭慕誌之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子厚所以重惜之也○情言悽惻

維年月日朔當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
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
于亡友呂敬叔之菴嗚呼鞠躬歷聘或以不
答屠渙垂離夫何克合歷聘言歷聘諸侯之

國也屠渙謂太公也楚辭曰望力之鼓刀兮遭
文王而得舉注太公屠於朝歌釣於渭濱文
王舉以為師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
參差參初金反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
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峩博大
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巖一作魏嘗
曰余武王功是期誓奮其力以達皇威伊切
又音旨○詩邊鄙不靖俾供輿師左傳無陰
青定爾功君地輿諸侯順道戎豸咸安按呂恭為山南
西園練使參軍桂管防今其沒矣哀志之違

知之無補世又字知知之之下一句最嗚呼哀哉
 管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
 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
 有亾中道是弃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
 閒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
 無四區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
 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
 我言與子俱已孰云後先惟子之兄志同義
 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歿此必二三月○恭兄温
字化允元和六年入

月卒於衡州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
 年四十有一一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
 夫我適已文適往來數也有穉之妻有弱之
 子見墓海墻東周號哭萬里墻而宣切○海
墻謂循州東周
 謂洛陽言恭成其妻子以此葬紉之行獲出於
 此謂直忍切與引通○此葬引至干墻注在
此棺日行行道日引引於此謂路出子永州
 也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
 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

志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亦是時作

夫產崑崙者難為玉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崑崙崑墟之璆琳琅玕焉

植鄧林者難為木

列子夸父道渴而死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公以令望顯于華族

詩如圭如璋藝邃六書

六書見上祭

學該七錄

梁阮孝緒字士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

凡有書記

參校官簿

更爲七錄一曰經典

錄紀六藝

二曰紀傳錄

紀史傳三曰子兵錄

紀子書

四曰文集錄

紀詩賦五曰伎術錄

老恬於寵辱

入補黑衣

謂敏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戰

國策左師觸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

出參甸服

敏更熱屋三原藍田尉三紀綱淮

海政令惟肅

事具墓誌書淮海惟揚州宰制紀綱即謂錄事參軍也

岳瀆周於仁育

謂敏爲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儲闡典議直

清彼屬

敏自揚州入爲太孺司議久次推能

二州繼牧

史遷中水州刺 至于于是邦率由舊俗

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

誣姦除淫祠翦覆

見誌 出令三歲人無怨讟

議徒

進律未行歸神何速

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律法

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

以允

咸一鳴鑿適墊 驅馬而鑿鳴 泛鵠訟

湘鶴倪益切亦作鳩字○鶴船名廣筵命樂

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詩屢舞傲傲又好樂無荒

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

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

追懷曩辰况若夢遊冥徹中寢寃遷乘舟微

也中寢路寢也乘舟謂邦人永息匍匐隱憂

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于厚嘗作段弘古墓誌載

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遺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

其信義誰與同波磴磴以終堅不可磨耕切

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事

見誌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

激懷一君管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

南軒謂弘古去適于戡不日其旋謂往載除

我居望爾北轅今春之來丹旄有翩闕茲英

志限此中年闕音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

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思乎順又

以尚賢也是以自

無不補之吉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
石斯授並見于厚有名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
于誠臨茲饗所志銘循

哭張後餘辭

此篇一本在祭李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得進士明年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辭極有致讀之惻惻傷懷黃震曰中引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一小人可見于厚之然天隨寓而發也

後餘常山張氏季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

念其有入與之言鏗爾而厲辯而歸乎中凡
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曰二字
道而得乎世然猶不顯則曰命然猶一作然而命之
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
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一無可謂肅矣博實弘
裕宏為大官苟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
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髀音陛○後餘元和二年中進士第
也後餘之友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
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祐

不肖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邪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春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道之出者多其離焉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邪行字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且貴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使既聞道而且貴

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身能勿痛乎無二何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

皆反是百稔猶幼百稔百歲也子之優游是亦黃

春詩內尊事黃春黃春者老春之稱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

為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弃子之崇

高無愧二事銀銀印艾艾綬言雖服銀艾猶有事注吾見幡幡而童赫赫而辱進襦袴於

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博

何_レ日_ノ瞻_ル子_カ之_レ跡_ヲ不_レ混_セ乎_ニ其_ノ聞_ク者_ハ幸_ナ也_ニ宓_ク賀_ス

而_レ弔_レ宓_ク歌_フ而_レ哭_ク吾_レ其_ノ過_ル乎_ニ與_テ其_ノ寵_ヲ而_レ加_フ貴_ク善_ク

而_レ加_フ壽_ヲ道_ヲ施_テ於_テ人_ニ慶_ム及_テ其_ノ母_ニ從_テ容_レ邦_ノ家_ノ樂_ム我_レ

朋_友豈_ニ不_レ炎_ニ裕_ヲ顯_ク大_ニ歟_ニ而_レ不_レ克_ク也_ニ則_チ弔_テ而_レ哭_ク

者_ハ其_ノ無_ク過_ル乎_ニ嗚_ク呼_フ其_ノ母_ニ一_ニ作_ル於_テ母_ニ

祭_ニ李_ノ中_ノ剛_ノ文_ノ

李_ノ行_ノ敏_ノ字_ハ中_ノ明_ノ雍_ノ郡_ノ贊_ノ皇_ノ人_ノ子_ノ厚_ノ嘗_テ冬_ノ品_ノ章_ノ中_ノ立_テ書_ク二_ニ來_レ南_ニ六_ノ七_ノ年_ニ一_ノ年_ニ冬_ノ大_ニ雪_ク文_ノ謂_ク水_ノ之_レ綿_ノ纒_ノ山_ノ萬_ノ層_ノ今_ニ又_ニ淫_ニ以_テ雨_ノ雪_ノ此_レ必_ク在_ニ永_ニ暄_ニ作_ル也_ニ

永_ニ暄_ニ作_ル也_ニ

致_ス祭_ヲ于_テ凶_ノ友_ノ中_ノ剛_ノ之_レ靈_ヲ夫_ノ子_ノ之_レ道_ヲ邈_ク以_テ恒_ク今_ニ

夫_ノ子_ノ之_レ志_ヲ屬_ク以_テ兢_ク今_ニ求_ク中_ノ慊_ヲ末_ヲ如_ク履_ク冰_ノ今_ニ敦_ク

仁_ヲ以_テ季_ノ實_ヲ丞_ク丞_ク今_ニ書_ク克_ク諧_ク以_テ季_ノ丞_ク丞_ク唯_ク毀_ク歿_ク虧_ク

禮_ヲ其_ノ他_ノ莫_ク懲_ク今_ニ一_ノ本_ニ作_ル惟_ク毀_ク無_ク虧_ク禮_ノ莫_ク徵_ク今_ニ又_ニ一_ノ本_ニ作_ル成_ク作_ル無_ク餘_ク並_ク同_ク○左

傳_ノ襄_ノ公_ノ三_ノ十_ノ一_ノ年_ニ公_ノ薨_ク立_テ公_ノ子_ノ楚_ノ爲_テ嗣_ト○左

九_ノ月_ニ癸_ノ巳_ノ卒_ク毀_ク也_ニ注_ク過_テ哀_ク毀_ク瘡_ヲ以_テ致_ク減_ク秉_ク端_ク

守_レ一_ノ信_ヲ厥_ノ明_ヲ今_ニ端_ノ一_ニ作_ル員_ニ月_ノ逾_ク歲_ノ長_ク行_ク若_ク登_ク今_ニ外

溫_ク其_ノ顔_ヲ內_ニ類_ク直_ク繩_ク今_ニ謾_ク言_ク來_ク加_フ不_レ遽_ク陵_ク今_ニ舉_ク

世_ノ羣_ノ非_テ自_レ視_ク弘_ク今_ニ庶_ク優_ク游_ク於_テ道_ニ大_ニ賚_ク是_レ承_ク今_ニ

掩_ク寬_ク舒_ク抑_ク與_テ類_ク升_ク今_ニ胡_ノ茫_ノ茫_ノ其_ノ不_レ信_ク卒_ク以_テ禍_ヲ

仍_ク今_ニ豈_ニ韜_ク忠_ノ哀_ノ信_ノ鬼_ノ所_ノ憎_ク今_ニ哀_ノ一_ニ作_ル裏_ニ哀_ノ信_ノ又_ニ作_ル履_ニ諛_ニ又_ニ作_ル

履信將發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徵成也吾方期

子于墓冀有興兮今而奔余志若崩兮若將

援而上喪厥肱兮但其隕心交背膺兮水之

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靈紆委礪礪兮細

鴉切礪子登切石貌鴉鴉夜啼羣鴉疑兮鴉音休○莊

登容豪未書出瞑目而不見丘鬼鬼以行中

道殘疏兮鬼一鳥名皆惡鳥也又魯證切疏

殘疏鬼出貌又欲外貌魑魅攝呵曷可憑兮魑音寐○

老精物呵與聊致吾慎斯言孰稱兮慎當

詞同責也

楊氏子承之哀辭表之表系楊憑子姪

皆以之字命各曰渾

之日後之日敬之疑也獨未詳承之

所出然必憑諸姓耳離世父孔艱

今湘水洎洎據水經馮水出臨賀下

注湘水此必元和四年憑薨臨賀

作曉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

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

涕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士噫是子

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友吾未知

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

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疵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紛疵一作疵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相去聲

葆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

豹貂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湘水洎洎嗷音叫號平聲○父之兄弟甚也世父當是楊憑去昭曠兮沈幽冥寘寘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歿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吾耳一作身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為徒一作獨

柳河東集卷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栢河東集卷弟四十一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祭文

舜廟祈晴文

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
 之堊墓于江南是為零陵
 零陵永州治也九疑山志云舜廟在
 舜源峰下按舊志在大陽溪蓋三代
 時也今遺址在白鶴觀前土人呼為
 大廟秦漢以來立祠于瑄巖前至唐
 潭廢刺史元結奏立于郡城之西僖
 宗朝長沙胡曾權延唐令始請于朝
 復立于玉瑄巖下有較建舜廟碑今
 亦廢此文當是子厚在永代其州刺
 作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

之神帝入太麓雷雨不迷書納于太麓烈風雷雨弗迷說文林

屬于山帝在璿璣七政以齊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在

察也發衡王者正天文九澤既陂錫禹玄圭禹貢九澤謂九州之澤陂障也又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注禹功加于四海故堯錫之玄圭

以彰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

聞之躋此焉告終安福遺黎見告終事廟貌如在精

誠不朕發八垂一今陽德懋侯有滄漭漭字懋即懋

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

大田有滄漭漭注滄雲與貌

崩洑或斷堤

史記河渠書自陂引洛水至

泛濫疇隴陂陁圃畦

陂讀與恒雨獲戾循登

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萊

楚語神降之嘉生注嘉生善物也

敢望誅黑蛟

蛟音戾一本作蛟○淮南子黑蛟神虬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

扶陰蛻

扶音軼○春秋元命包虹蛻陰陽之精月令章句陰陽不和即生此

倪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

案盛謂其三年奉盛以告日潔

害餘糧可棲

左傳桓公六年奉盛以告日潔

或斲或洩為酒為醢

醢即醢字○詩生民誕我

年豐也棲猶委也

師而東集卷之四

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籜或蹂釋 鎗鎗笙鏞坎

坎鼓擊 書笙鏞以間鳥獸踏踏 百代祀德

心不攜 左傳盛德必百 豈獨頤藻徵諸澗溪

左傳澗溪治之毛蕢蘩溫藻 帝其聽之無

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子厚集有弟宗直墳志謂元和十年十月至柳州數

日同其弟宗直謝雨雷塘故有此文或載之於韓昌黎集是今日已刪去事詳見志中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

坎北方震東方雷專此

二象宅于巖隈

象一風馬雲車肅焉徘徊

能澤地產以祱人災

澤一作宅祱一作

神惟智知我以誠往

神惟智知誠為致

欽茲有靈爰以廟饗

饗一作享

苟失其應人將安仰

將一歲既早曠害

茲生長 曠音罕又音漢長丁 敢用昭告期于

盼饗 盼黑乙切又許訖切饗音享 某自朝

受命臨茲齋壤蒞政方初庶無淫枉

廉潔自持忠信是仗 是 苟有獲戾神其

可罔罔一作罔。罔無也又誣也。擢擢嘉生惟天之養嘉生

見注。豈使秦盛夷於艸莽秦音杏。騰波通氣盛平聲

出地奮響易山澤通氣又。欽若成功惟神是

獎成一作神

祭蠶文

蠶音道。音毒。蠶羽葆幢也。以旄牛尾為之。置左騮馬首大如斗。二儀實銜。云蠶身繒為之。似蚩尤之首。軍祭蠶用白馬為牲。此文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計黃賊時子厚代之作。此於祭文中最為典質。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蠶神惟管

禮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葦頭是

為兵主用以行師禮音豐。○史記秦襄公二十

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太牛上

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又

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不

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

置旄頭騎以先驅與史所記少有不同未知

孰是旄頭即蠶也漢官儀日舊選羽林為旄

頭被髮先驅葢配於漢宗蚩尤亦作靈旗史記

此葦謂旄葦亂也。高帝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邵

曰蚩尤古天子好又不兵故同祭之求福祥也。又漢武帝為伐南越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名日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既類既禡指于有罪。○詩皇

矣。曰是類是禡是致是附。禮王制天子將出也。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類祭天禡師祭也。北面詔盟抗侯以射。抗若浪切。北面詔之文詩賓之初筵大侯既抗注。盟見周禮秋官司盟抗舉也。舉鵠而獲之於侯也。雖有古典今弃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古二作故。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成于下。蠢動也。黃謂黃少卿事也。見前孽妖孽也。固險固也。惟守臣某桂管觀察使董旼撫師秉羽先亦。董督也。莊裴行立也。子叔孫也。甘寢秉羽而罪人出用。茲日敢修外事。外事禮記投兵或云羽髮也。以剛日外事爰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供其即謂兵事。享牛求牛求牛者禱。

祀求禡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之牛。神明傷夷太命無敢私顧。傷夷太命謂傷夷也。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蝨蠶達我酒育。蝨音予。蠶音賊。夫其蝨騰及其蝨賊爾雅云食苗心曰蝨食葉曰騰食節曰蠶食根曰蝨皆食禾之蟲也。收厥隸圉役于校人。隸奴隸左氏傳馬有圍禮校人掌王之馬政言。牛有役圍養馬者也。周收黃孽以養馬者也。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顛以為神恥。頓徒困切。通作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甲兵不頓注頓壞也。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禡師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祖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璋。

邦典統戎于征也于生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

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詩無縱詭隨詭類謂

鏃办鋒鏑畢集于兕躬鏃作木切說文鏃

甲于盾咸完於義軀鎧可亥切說文鎧

煬蕩沃往如行虛煬於切俾人懷于安以靖離

之隅離南方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

急如律令

祭井文

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集有井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入用

玄幽也演溢也國語夫水土演不窮之養功

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為演齊乳湏湏覩勇切又多責切易井惟古有

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按黃帝制

其中八家共之又詳見孟孟蘊利兹久閱靈則深爰告有

神惟惻我心易井卦井漂不卜兹利兆于彼

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仁一作靈惟咎善册今

則堅好善册見惟咎遞石今則順道遞一作

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八力焉保於

發自玄冥成于富媪克長厥靈不虞其實

媪烏皓切。左傳水神號曰玄冥。前漢郊祀歌后土富媪。張晏注媪老母稱也。地為母。故媪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祭門文

祭音詠。周禮。閭人祭門。用瓢齋。注云祭謂營鄩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禮記。雩祭水旱也。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僉關能

收水沴以祐成績沴音戾。又徒典切。淫雨斯

降害于楚麥左傳天作雲雨害於麥盛楚亦麥也。楚夫與憂官

守壇惕增一加請陰既閉休徵未獲漢書董仲舒治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謂若。閉南門。禁舉

天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洪範八庶徵。曰休徵。敬用瓢齊。瓢婢達切。齊災詞切。

取。其瓠。割去。祗也。以展周索。索悉各切。又傳定公四年。彊以周索。注索法也。又

周禮。國索鬼神而祭祀。乃蜡祭也。納其雲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清河令從。子二人。察躬為清德。令某為臨。甲令。六伯母。臨甲令。之妻李氏也。按李氏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此。文。子厚代。叔父。纁。作。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

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纁許云切子厚叔

父有四伏惟天錫攷壽神資淑德高朗而和

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借貴位孰

不悽惻作階嗚呼哀哉移夫夙喪丁此閔凶

文選一十移所天注女子在家則天以父嫁則

天夫移所天謂嫁夫也此言臨中令早卒左

傳心遭主器繼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

于宜州懿彼賢女季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

終懿一作繁李氏有三女皆得良婿隴西

川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氏

女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

歸于陳氏以諸婿之良天禍弊族遠承哀詩

纏塗官事奔哭無路計勞過切亦既請告聿

來京師以號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

日衰託于外姻陳此靈儀子姓謂叔孫也按

京師遇疾卒于平康里陳氏之弟自小歛至

于大歛一婦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

奉之以練幼女號戀誓言固之謂陳長仁賢

見容曲遂其私謂陳內顧孱眇祇益摧悲誠

愧于人豈曰得安屏鈕山切。今歲調選獲

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

曩心調選二字夙駕東征祖輶將臨輶音販

繼將往於華朔望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文獨孤由母文叔之由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文母

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

壯而歿獨孤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名播九

圍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九圍九在

抱無孫承家乏祀漢書于今季女良婿適遵

燕喜詩魯侯某曩與子重造契義均知心為

貴實在斯人奉養安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誦

逾紀漂淪子厚誦永柳二州自貞元乙酉論

夙志斯阻微衷莫申莫榮末路私願獲陳遽

此承訃天乎不仁計芳嗚呼哀哉咎也高堂

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季道當復此言申叔將

下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濟承歡載穆

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除

切王

祭從兄文

從兄名寬字存諒子厚五從族兄也按柳氏有濟房蘭廓

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繹釋生司議郎遺愛遺愛生御史開關莢鄧州生寬子厚嘗作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寬也

嗚呼我姓嬋焉由古而蕃鍾鼎世絕圭茅並

分嬋音蟬媯於虔切○揚雄賦有周氏之嬋媯注媯媯連也至于有國爵

刻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退

讎寬陪葬不振數逾百年陪蒲北切○並詳見集柳氏諸誌

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於耀期復于前與

旌同旌旗也耀與君修其辭楚砮猶傳從事

諸侯假乎郡藩乎宜當作守○柳寬從事廣南假守支郡人謠吏

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興起之望

是砮是愆寬中屬氣嘔泄卒年四十七歲省去我將濱海

煥留遊歡娛涉月彌旬煥而切夜焚膏炬晝凌

風烟理策嘔噉糜舟潺湲嘔音區噉音飲一作嘔潺山切湲

下權切○嘔噉高險貌潺湲水流貌將辭又醉就往而旋旋一作還

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褕飛旄翻翻襜褕一作

古切○說文襜垂貌衣蔽前也升拜無形合矣誰開合一作逝

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子厚嘗為

寬作墓銘故云祗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

純肩禮記晏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

孔繁靈邪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子厚同祖異父弟字正六集有誌宗直殯云元和十

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時作○悽情哀旨與目黎黎祭十二郎文上下所不

如者目黎黎之抑揚跌宕愈令人斷腸取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八哥以清酌之奠

祭于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

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作已一

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子一作各慥慥

早夭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

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

絳絳即線字係公羊傳句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

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

辭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本作年

掛命蒼夫蒼夫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

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

就罪非他人歿喪之中益復為媿汝墨法絕
 代知者尚稀一作音及所著文不令沈沒吾
 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
 於世人以慰汝靈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一卷並見墓誌及序知在
 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
 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
 使如已子吾身未歿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
 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
 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為古

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
 飾以殯紉寄於高原紉文悉切○紉棺索也見前歿生同
 歸誓不相弃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簡字子敬博陵平安人中書令仁師又一世孫娶柳氏子厚之伯姊也子厚集有永州刺史流驩州崔君權席誌在元和七年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
 愚君取其英爰隴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
 密勿書奏元侯是俞詩密勿從事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旋入山

南西道節度使為掌書記密蜀寇內侮禍聯
 勿奏事謂為掌書記俞名也
 羞鬚夷名羞在巴西蜀君出顯畫披
 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說文俘軍所獲也配受
 刑曹留總南都簡在江南凡五徙職六增官
 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部一作州此謂簡自
 史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
 簡後餌石雷謗爰興按驗增証簡自連州
 病瘡且雷至而連州人訴簡御史始雖進律終以論辜
 按章具獄坐流驪州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濱海浩浩而君是踰
 有加地違律注律法也

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嵩山嶽當作崇山書茂驪兆于崇山崇山在驪
 州厥弟抗憤叫于康衢爾雅四達為衢又天
 子憫焉試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弟簡幼
 關訟冤天子為之期復中壤遠淪別區元和
 正月二十六日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
 日次于驪州沒大浸謂漲潦也簡子處道守訥秦痛毒荐
 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於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剪屠詩匪今思
 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剪屠極也
 極也茲注振
 極不及歸寓墓荒墟將葺將就誓還
 畢閭簡極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嗚呼哀哉君

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簡妻
先十先十榮榮相相視作祖撫悼增增恤咸莫其才以大多家
年卒室榮榮榮管管切憂也惟管與君年殊志四畫咨
與榮榮久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
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作一嗚呼
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紉以出斧屋爰
卦禮記檀弓卦有若若覆覆夏夏神非久雷息駕于
屋者中書石為誌世德斯崇手軒以醉涕出焉窮
軒音拘說文軒挹也耐也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一本無旅櫬

本旅櫬作神柩字。按崔簡元和七年
年藁葬于永子厚謂三年將復故葬
自七年至十年為二年然子厚十年
正月已名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蠶
則當是九年作蠶雖不作蠶調其驟
遲全自招鬼中來哀怨無盡茅坤日
讀之輒涕淚已

嘻乎崔公之柩嘻一本嘻乎崔公楚之南其

上不可以室或坳而頽或確而崒坳音鬱

昨波切也詩注崔者崔鬼貌陰沍泄漏濊沒渝

溢濊思廉切爾雅泉一見今碩鼠大蟻傍穿

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
 且密詩碩鼠字見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
 與友躁戾佻險睽眦欺苟佻音秘睽音閃
 偷也睽眦視貌又睽賤暗笄輕驚安走睽坐
 驚視貌眦張目也笄音切不息已類好是羣醜
 胙胙古文忽字屬音銀不息已類好是羣醜
 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偶匹日月甚良子姓
 甚勤具是舟輦寧君之神輦音預○子姓去
 爾東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寔樂且飲節歸
 夫少君歿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
 陵北

遊醑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丁甥文○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遇暴風溺歿已詳見上祭崔使君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
 六小卿之竟此一無嗚呼生有李姿淑且茂兮
 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典
 也路道而違歿誰祐兮路道字八見穀梁傳豈
 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霧武
 同與霧反復攬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竟焉觀

分庶幾來歸餽以侑分餽音俊。禮記注。食餘曰餽。言祭簡之餘。
以祭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崔氏即簡之女名媛嫁朗州司戶河東薛

吳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子厚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孀子之靈一作維年
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薛氏婦崔氏二十六孀之靈凡我請甥惟爾為晉甥於我氏恩顧彌厚甥於一惠明貞淑仁
愛幸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

自以一作芬恭惟伯姊遺茂行高上承下訓克

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惟性抑自

良陶此崔氏之母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

辯論有疑必果恒董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

美易以生禍謂崔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

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

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

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實

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神理何蒙音

莊子逍遙賞儒莫之天閔此文謂崔氏弟處道守訥奉其飄蓬度海遇風商死崔駢即卿

郎亦盛德餘慶宏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

逢嗚呼哀哉豐一作非是前歲詔追延授遠特和

十年三月十三日子厚名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崔來信

宿武陵朗州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

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聞幽躅去臨視無

路邈風慟突怛焉自中如刃之觸刃一作非是邠

阜有位青島載卜崔氏墓在北邙山南洛水

三重相連名道花道途尚艱歲月逾感方俟

山墓出二千石

歸紉再期奠沃紉音引寄哀斯文心焉往復

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駢疑是處道守訥之昆弟觀前作可見此在永

州

祭于卿郎之鬼嗚呼天恠靈奇取不可貪既

睿又力神誰以堪恠即汝不是思而縱其志

盜其管籥塞其篋匱抽深挾密擔重揭貴揭

桀切舉也又巨列切負也守吏失職訴帝

去側切高舉也喻駢之多能行事果於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邪於徒不

典切

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歿有拔類之才而
 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
 也莊子爲不善者鬼誅之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
 祀中分存沒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我
 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
 莫倫古罕竝行人而息之幾不欲生嗚呼哀
 哉一本本無哀哉字既致其變祇極其哀秦越萬里心
 竟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
 如孩戲抽佛筴筴即策字今謂之筴前次淹隍淹徒何切與茫

同隍鳥同切○說文笑頷卽路嗚鞞不迴鞞
 茫江別流隍水曲也笑二音○說文鞞乃室也選詩長鉄鳴鞞中豈云古今自此而垂
 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
 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塋誰贈誰會贈鳳切
 ○穀梁傳車馬日贈贈送也會會葬也既虞以奠誰主誰酌酌
 外切○虞祭各禮記莫若速反而虞乎疏曰
 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若速反而虞祭以安
 乎孤窺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一本本無刑
 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
 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

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
圯土下呼○圯被美切潰毀也淚徹壙以沾以塗此
心未慊○抵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崑之
哀辭惟俎及壺嗚呼哀哉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一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二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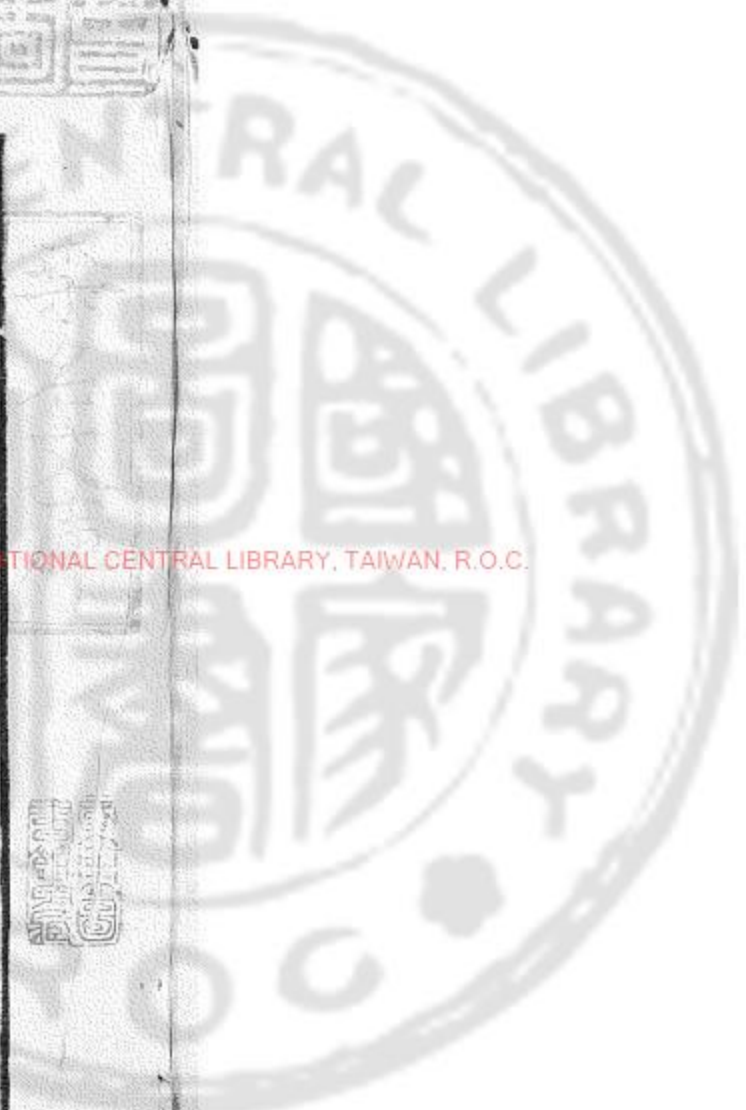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

奉寄灋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

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十八禹錫也初與子厚同為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退之李方叔二人為幸臣所讒俱為縣令南方後至灋州刺史子厚此詩貶永州司馬後作也屬對極工而詞不窒故無痴重之弊此長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弱歲謂弱冠也東方朔十洲記崑崙

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按玄圃出美玉以喻京城之多賢才也漢鄒陽傳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注容文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采也禮記瑜不揜瑕

誇史記陳平門鶚翼嘗披隼蓬心賴倚麻音鶚

晏阜息尹切又音荀○莊子斥鷃小鳥也說文隼視鳩也左傳鶚披隼翼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注蓬非直達者也荀子

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繼酬天祿

署俱尉旬侯家酬當作讎謂校讎也○天祿以為名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子厚亦為集賢殿正字漢揚雄校讎天



謙閣旬侯謂旬服侯服也署為京兆武功尉子厚亦為藍田縣尉憲府初收

迹丹堦共拜嘉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為中是為三臺又御史所居之地漢謂之御史府張衡西京賦青鎖丹堦注丹堦階也以丹塗

之左傳敢不拜嘉按張署自武功拜監察御史子厚亦自集賢殿正字為監察御史故云

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鴉一作鴞○參間也瑞獸解多也

執簡窻循枉持書每去邪左傳齊南史聞太史盡成執簡以往

簡謂簡策沈約為御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謹奉白簡又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蓋御

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漢有治書侍御史後漢書蔡邕舉高更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持書亦

御史職也鸞鳳標魏闕熊武負崇牙唐詩

故以武字代。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
注象魏闕也字亦見莊子周官熊虎為旗牙
 謂牙旗也。宋鄭鮮祭牙。
 文崇牙既建義鋒增屬辨色室相顧傾心自
 不諱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赧。
赧音遐。說文赧赤色謂
 曉配日光射殿宇也。漢紀神光降集紫殿此
 乃言金爐之仄如流月之狀紫殿之啓如晨
 赧之色耳。自弱歲遊玄圃至此皆未竟遷
 叙其與張屋仕及同為御史之意。
 喬樂俄成失路嗟。
未竟未終也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貞元十九年署
 自監察御史貶為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
 郴州臨武縣令。
 李白詩屈平顛顛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逐海
 史記賈誼事文帝為絳灌馮敬之屬極害之
 謫長沙別怨秦城暮途窮碣嶺斜。
秦城謂長安碣嶺謂



郴州。訟庭閑枳棘候吏逐麋麋。
麋音加。一作麋。麋音君。日枳棘。

漢。仇香為破城主簿縣令王渙謂日枳棘三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麋牝鹿也。

載阜恩暢千年聖曆遐。
張自貞元十九年癸未貶官至永貞元年

乙酉憲宗即位。朝宗延駕海師役罷梁澹。
澹音加。切。

朝宗事見禹貢駕海猶航海也。澹水名左
 傳莊公四年楚令尹闢奇除道梁澹營軍臨
 隋梁澹作橋。

京邑搜貞幹南宮步渥洼。
注音蛙。

漢武帝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此謂著
 自臨武令移江陵豫自江陵豫入為京兆府

刑部員外郎也。世惟材是梓人仰驥中驥
梓一作杼。杼謂驥驢驘駿。

馬也。梓良木書若作梓材。歛刺苗人地仍逾

顛石崖歛詩韻皆作歛許勿切从火莊子

而蟬蛻今惟一本从二八泥物切顛音緝

署自員外出為虔州刺史虔屬江南道古二

苗之地顛縣名屬虔州有章禮容垂璵璠成

貢二水合流于此因以名縣

備響鉦銀璠音必琫莫孔切璵音鴉銀音退詩璵

琫容九鞞佩刀下飾琫

上飾說文鉦銀頭燈也

寵卽郎官舊威從太

守加張以刑曹建旗翻鷲鳥負弩繞文蛇旗音

余○周禮司常州里建旗又鳥隼為旒制鳥

皮毛置之竿頭為之也鷲鳥卽謂鳥隼也署

為州刺史故建旗漢書司馬相如奉使西南

夷至蜀縣令負弩矢先驅文蛇謂畫為蛇文

也册府榮八命中闡盛六珈珈音加闡音

宗伯以九儀正邦國八命作我注謂侯伯有

功者加命得專征代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

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詩君子偕老副笄六

珈珈婦人首飾之盛者也韓昌黎作張墓誌

云娶河東柳氏子則子厚蓋肯隨胡質矯方

惡馬融奢晉陽秋胡質為荊州刺史其子威

是言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唐劉子玄作史

通乃譏其矯後漢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

簡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南郡太守

大將軍梁冀奏融在郡貪濁免官

換懷仁道併遮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

郡守之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今郡守多用分符合符事謂此署自虔州



遷澧州刺史故曰符新換也寇恂嘗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罷恂謂署登俗嫌龍節澧州人懷其仁惠遮道留之

晚朝訝介圭賒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使節者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詩以其介圭入觀于王介圭大圭也賒禹貢輸苞匭周官賦乘遠也言其入觀之晚

耗匣也荆州所貢澧屬山南道即荆州之地周禮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車來賦生牢牢十車車乘有又一籠車未賦成牢牢十車車三耗注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秉有五籩則二十斗四斛也四秉曰

耗每車耗則三十稷日雄風吞七澤異產控三

巴宋玉賦此特大王之雄風也司馬相如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曰雲夢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漢末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腹為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郡徙靡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又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閬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其說不同然詩意則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劍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

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

程懸市禁貫貫音奢程不應虞竭澤史記法也貫貸也

日竭澤涸魚則蛟龍寧復歎棲苴苴今作植字

不合陰陽虞防也

不直鋤加切

植字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詩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且注直水中浮艸言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艸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且蹀躞騶先駕籠銅鼓報衙蹀音蹀○蹀躞馬行貌說文○蹀躞御籠銅鼓聲

○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韋誕非純素不下筆素帛也砂丹砂也本艸丹砂多出蠻洞錦州界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畚畚音賒○吳楚燒田畚音畚○吳飲工折柳楚舞舊傳芭歌曰謳吳歌曰飲宋玉洽

○吳飲蔡詭秦大呂古樂府有折楊柳曲桓伊善笛撰折楊柳尤為奇妙後人不能盡傳其指訣文選賦艷楚舞後漢傳毅舞賦云宋玉曰微楚結風陽阿之舞楚人之窳觀天下之至藝楚辭禮竟日盛禮今會鼓傳芭公代舞芭巫者所持香艸

○隱凡松為



曲傾罇石作汗隱於斬切汗音姓今作飲○隱背其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禮記汗罇而杯飲罇地曰汗石作汗者以石為汗罇也

○寒初榮橘柚夏皆薦枇杷橘小者祀變也

○荆巫禱風移魯婦髮髮側瓜切○史記封禪命施糜之屬蓋荆楚之俗好巫也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髮而甲也自敗於臺駘始也蓋魯棄公四年左傳邠人伐鄒臧紇救鄒侵邠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說文髮喪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表奇音邪○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視有罪奇表則相及注表猶惡也○自未竟遷喬樂至此皆叙張出為南方今及改刺一州之意

○慕友慚連璧言姻喜附葭音書

夏侯湛幼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漢書中山靖
王傳今羣臣非有葭李之親顏師古曰葭蘆
也李有青其莖中白皮至薄也張翥於拂氏見
箭中關盛
六 珈注 沈埋全歿地潦落半生涯入郡腰

恒折逢人手盡陶潛傳吾不能為又斗米

接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抗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馬

萎腰咋舌又手從俗平敢辭親恥汗唯恐

長疵痕長上聲疵才支切痕古善幻迷水火

齊諧笑栢塗幻怪也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

夏造米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注云齊國併
諧之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問朔隱
詔有曰老栢塗朔曰老者人所敬也栢者鬼之庭也塗者漸沮徑也 東門牛屨

飯中穢蝨空肥蝨音滋淮南子甯戚修德

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

知其賢舉為客卿晉嵇康為中散大夫山濤

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遺濤絕逸戲看猿鬪

殊音辨馬搥猿一作猴搥張瓜切馬搥馬

過也禰衡清行狐作孽林宿鳥為嗟孽與劉

嗟本作瘥○孽妖孽說文魚獸蟲蝗之同病

怪謂之孽莊子雙狐為祥殘病也

憂能老新聲麗似姱姱苦瓜切豈知千仞

墜祗為一毫差守道甘長絕剛心欲自剄剄

加切○自剄自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梟



族音常聒豺羣喙競呀呀，虛牙切。一本喙作

岸蘆翻毒蝨磈竹鬪狂摩摩，音奚。摩，音麻。○

巴塗鴛行看弋江魚或共叔官以時藉魚注

以叔刺泥瘴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煨煨，虛加切。訛

火焚火也耳靜煩喧蟻竟驚怯怒蛙晉殷仲

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韓非子

載王伐吳欲人之輕成也出見怒蛙乃為之

式從者曰奚欽於此風枝散陳葉霜蔓緹寒

瓜緹一本作絕霧密前山桂水枯曲沼遺遺音

雅笑藥其葉遺思鄉比莊鳥遯世遇畦夸一遇

作慕壯息隨切○史記陳軫傳蘇人莊烏仕

楚執圭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枝蘇人今仕楚

執圭富貴矣亦思蘇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

技在其病也彼思蘇則蘇聲使人往聽之猶

尚蘇聲也北史隱逸傳陸夸蘇蘇渙舍笑荒艸

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蘇御寒衾用蜀

村橋臥古槎槎，鈕加切。○茨，覆

挹水勺仍擲蜀音計擲，干遮切。○說文蜀西

酌也異物忘擲擲，布蓋，類也。織毛為之。挹

無枝條其葉也擲，木名也。交州樹高，五六丈

人取其殼為酒器如酒中有漿飲之得醉後

之意憲壽惟潛竭蕩漚競綴蝸蕩，胡葛切。引

泉開故竇護藥挿新筓

筓音巴。說文：籬，有刺者。樹怪。

花因榭蟲憐目待蝦

榭，胡合切。木榭，花南。方所有多生於古樹朽。

壤中，嶺表錄異：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水母。若聞人謂之蛇，渾然凝潔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則欲然而沒。蝦有所見耳。

騷歌喉易嘔饒醉鼻成戲

戲，音查。嘔，所嫁於介，二切。也。老子號而易嘔，戲鼻上，炮也。

黃震云：世俗所謂酒駝鼻也。

曳，捶牽羸馬。

垂簑枝艾豸

豸，音加。艾，走也。豸，豸也。左傳：身已歸，吾艾豸也。

已。

看能類醜猶訝雉為鸚

鸚，能奴采切。鸚，音華。誰。鸚，鳥名，似雉。

采中原菽徒巾下澤車

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周禮：有巾車注：巾。



飾也。馬援傳：吾弟少游嘗哀吾多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

注：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筍，儉父饋酸

楮，儉士行切。楮，音查。儉父，楚人別種也。又說文：似。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

衣而離。裨禪客會架梁，短一作禪，說見韓。香飯春菘

米珍蔬折，菘，音孤。菘，各廣雅云：蔣菘，其米謂之，雕胡可炊，以爲

飯。又菘，菘名本艸云：葉可作蔬菜食。劉侗曰：子厚，長韻屬對最精，如以地對生涯，中

原菘對下澤車，右言對左轄，皆的對。至於香飯炊菘米，珍蔬折，菘假菘爲孤獨之孤，以

對。方期飲甘露，更欲吸流霞。朱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

也。

也。

王子尚請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
 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抱朴子項曼都
 修道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杯酒忽思
 思家為上帝所斥河東呼為斥仙人屋鼠
 從穿穴林狙任攫拏狙七春衫裁白紵朝帽
 掛烏紗屢歎恢恢網頻搖肅肅罨老子天網恢恢且亦
 網也詩肅一作困衰榮因萸英一作英孕缺幾蝦蟆帝王時
 有州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英至望日落
 一英二月小則餘一英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萸
 英禮記禮運月三之而盈三之而缺又經
 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即蝦蟆也
 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笳謂卷蘆共息捐珮
 處千騎擁青綱綱古華字楚辭湘君篇捐

王逸注云屈原既放遂常思念設欲遠去猶
 捐珮珮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澧浦
 今澧州也署為其州刺史故及之綱綬也東
 郭先生拜一于石佩青綱出宮門行謝主人
 自慕友慙聯璧至此皆自叙其貶黜之意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

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

元竄伏湘浦拜賀未由謹獻詩五十

韻以畢微志弘農公楊憑也字虛受

先是御史中丞李夷簡彈憑憑前為江
 西觀察貪汚僭後貶臨賀尉其後自
 外入為王傅子厚是時
 為永州司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

任行藏關識新安地封傳臨晉鄉漢武帝純元鼎三年

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

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闢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按楊氏譜楊朗為秦將

有功封臨晉君臨晉縣屬河中府挺生推豹蔚退步仰龍驤

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驥躍也

尋竦精聞百鍊銅文選誰知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茂功期舜

禹高韻狀義黃茂與懋同狀一作上又足逸

詩書固鋒搖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祝魯侯

昌詩小雅侯誰在矣張仲季友張仲賢臣也又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闕宮云俾爾

熾而昌俾爾昌而熾憲府初騰價神州轉耀欽

貞元中憑為監察御史故云憲府鄒衍言九州之外有神州赤縣此言神州謂京師也

右言盈簡策左轄備條綱史記禮記所謂言

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起居舍人居右有

命俯陞以聽退而書之季冬以授史官此言憑嘗為起居舍人也又唐制左丞掌管轄諸

司糾正省內通判都省事左司員外掌副左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稱左轄此謂憑嘗

為左司員外郎也響切晨飴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

禮洽論將七兵揚周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謂冠一婚一喪一三祭四

鄉又相見六也此謂憑嘗為禮部郎中又周禮司徒掌兵至魏置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為之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又兵為七費後魏遂為七兵尚書此謂憑嘗為兵部郎中

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饗羊
 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儀匹也饗羊卿材優見論語此二句謂憑嘗為太常少卿卿材優

柱石公器擅巖廊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卿材也漢書注巖峻之廊

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
 十八年九月憑自太常少卿為湖南觀察使衡嶠衡山也在衡州屬湖南道永貞元年十一月憑自湖南遷江西觀察使江西觀察使治洪州豫章郡即洪州也

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漢書季布傳河東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股肱郡故特名君爾細故



誰畱念煩言肯過防
 左傳噴璧非真盜客金有誤持郎

有誤持郎
 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又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憑性素簡傲按脫畧人多龜虎休前寄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後故云

龜虎休前寄
 貂蟬寇舊行 龜印也衛宏漢舊儀列侯丞相亦銀印龜鈕虎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貂蟬寇也晉太始中通鼓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二句謂憑元和初訓刑方命解江西觀察名還為左散騎常侍

訓刑方命
 臣理劇復推張 此謂憑自散騎為刑部侍郎又自刑部為京兆尹也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張謂張敞漢宣帝時為京兆尹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治穰於三輔尤為劇入守者皆以罪直用明銷惡還過罷唯稍廣漢及敞為久任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名南棠史記漢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大治為立石相社詩甘棠美名伯也名伯之教明於南國國人被其德故思其人希怨猶逢怒多容競忤彊希怨而愛其樹論語詩逢彼之怒謂憑雖能希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琬音宛琰音揜書火炎昆蟲憑誤遭彈擊也按憑為京尹其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奏憑前在江西日賊罪及他不訊事詔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薛昌即臺參訊度臨賀尉先是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

憑頗疎縱不顧接之夷簡切齒及憑歸朝修弟於永寧里功作併與又廣畜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謗議頗謹故夷簡舉劾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之刻木終難對焚芝未改芳漢書路溫且敗焉日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顏師注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士有畫地為牢誓不入刑不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抱朴子慮巫山之失火恐芝之遠遷逾桂嶺中徙滯餘杭謂憑艾之併焚尹賔臨賀尉也臨賀屬廣州隸廣南道桂嶺賀州山名繼徙餘杭長史唐杭州為餘杭郡顧士雖懷稍知天詎畏匡史記廉頗一為楚將無人廉頗本論嫌齊物誕騷慶遠遊傷莊子趙將故也

物篇誕，虛誕也。楚辭有麗澤周羣品重明照遠遊章乃屈原所作。

萬方易麗澤兌注麗猶連也澤謂德澤又重

三歲復為大僚蓋憑自元和四年巳丑賤至

七年壬辰為三歲是歲立遂王宥為皇太子

肆赦故此又有重斗間收紫氣臺上掛清光

明照萬方之句

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吳平

之後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曰此寶劍之精

上徹于天耳在豫章豐城煥為豐福為深仁

城令掘獄中果得雙劍清光鏡也

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畎畝周士舞康莊

畎謂思之也康莊大道爾雅四達謂之康

艾華簪夏截肪肪音方晉灼注漢書盤紩

可染綠因以為綬名焦貢易林曰二十石宜

白艾綬也魏文帝與鍾繇書竊見玉書稱美

玉白如截肪華簪更截肪謂以玉為簪也高居遷鼎邑遥傳好書

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遷鼎邑謂

洛陽也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

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誼傳之又漢

書景帝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寔事求是從

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置其真故得書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一旬謂憑自

杭州名還遷諸王傳居洛陽也集有碧樹環

祭憑文云入傳王國嘉聲聿興謂此

金谷丹霄映上陽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

名雷歡唱容與夏醉對清涼謂憑為王傳雷

鯉弔王祥

分司東都王舍人居憂在洛皆弘

農公平生親友今按後漢許劭汝南平輿人

兄處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此

喻許孟容及許司業也晉書王祥性至孝後

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剖冰

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玉漏天門靜銅

駝御路荒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日以銅為

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左為晝右為夜華延

九尺洛陽謂之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

劉備曰此對妙同於老杜澗漚秋漱灑嵩少

暮微茫激力驗切灑音豔書我乃上澗水

之西征記嵩山其東謂太室西謂少室嵩其總名即中岳也在洛中遵清徒云

樂沖天自不違詩鴻飛遵清注鴻大鳥不違

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憑今

亦居東都故子厚又引此詩以喻之淳于髡

說齊威王曰國中有一大鳥三年不飛又降神

終入輔種德會明賦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明揚側陋獨弃儉人國難窺夫子牆儉人注

揚亦作賦通家殊孔李舊好即潘楊後漢孔融年十歲

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勅外非通

家不得白融造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

子弟膺見之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書

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奴坐莫不歎

息潘岳懷舊賦余十一而獲見父友東武戴

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姻好楊君名肇以女妻岳子厚娶憑弟凝之女故及之世

議排張摯時情弃仲翔史記張摯字長公釋之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吳志虞翻字

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縣尉

長徽一作率。易繫。賈賦愁單闕鄒書怯大

梁闕鳥合切。賈誼貶長沙作鵬賦曰單闕

梁之歲勝集于合單闕太歲在卯也鄒湯事

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梁

王立烟心邪自是昭世懶佯狂世一作代

出之作狂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王謂佩也史

為奴記屈原既放

逐乃作懷沙之賦戀恩何敢歎垂淚對清湘

自叙汨羅而歎子厚在永州有湘水。自獨奔

儉人國已下皆子厚自叙已意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

因以見示二十韻一皆并序。裴韶州名與字俱

未詳而顯乃有曹長使君之稱必當

與子厚同在禮部者呂道州名溫字

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得罪貶

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子厚此詩

在永州作。劉放曰酬韶州裴使君

所作二十之韻尤見奇險之工妙蓋

為山字不如此其退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

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銅魚亦共頒漢武時有東門京有善相馬鑄作銅

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因號曰金馬門賢才待詔於此唐志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頒銀莞符其後改為銅魚符易守令則給之其頒言温與裴同出為刺史也疑

山看積翠瀆水想澄灣瀆涉盈切疑山謂九疑山在道州瀆水

夕說文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標勝同驚俗清

漆在今韶州界瀆水曲也標勝同驚俗清

明兩照茲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其相乘輅

參孔僅標勝同驚俗清

時鄭當時進言之為太農丞貞元二十一年

七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副使

以裴為屬孔僅按節服侯柎柎所姦切

絕感遂無滑夏之虞按節持節也節以竹為

之柄長八尺以髮牛尾為旛三重取象竹節

因以為名漢書匈奴傳虛閭權渠單于子稽

侯柎號呼韓邪單于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

史館修撰祕書監張薦為賈傳辭寧切虞童

吐蕃弔祭使以温為副賈傳辭寧切虞童

髮未髴音班賈諛為長沙王太傅過湘

與之書客奇之髴髮半白也秉心方的騰

口任頰頰音頰頰頰爭聖理高懸象爰

書降罰緩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史記張湯振熏得鼠反餘肉劾鼠掠治傳

爰書訊鞠論報注爰換也謂以文書代換其口詞書其罰百錢注六兩曰錢錢黃鐵也一日錢也謂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

猶貸息賢淚自潛潛所班切。左傳文公十八年投之四裔以禦魘魅。注魘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恩猶貸也思厚自言雖被竄謫猶未至死是為寬貸也思賢謂思裴君也詩潛然出涕說文潛淚流貌

在亾均寂寞零落閒

瘳瘳渠云切。瘳如瘳頭切。瘳獨也。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瘳

瘳瘳渠云切。瘳如瘳頭切。瘳獨也。月兌搖淺瀨風韻碎枯管管茅

也海俗衣猶卉山夷髻不鬢書島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艸服

泥沙潛虺蜮榛莽鬪

布各鬢謂曲髮為鬢也

豺獍侵音蠻。詩為鬼為豺注。豺一名水豸。獍屬似狸。循省誠知懼

安排祗自憫憫音閉一作癩非是。說文憫憫也。食貧甘莽鹵

被褐謙爛編編音關。編離閉切。爾雅二歲食貧爛編色不純貌。後漢書衣袞關班語言侏離是也。遠物裁青剝時珍饌白鵬音

計見長捐楚客珮未賜大夫環楚客珮見前。說文環璧也。

肉好若一謂之環穀梁傳宣公二十年注禮三

諫不聽則去待放於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

賜之玦則往荀子名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絕

以環注亦云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

還與之玦則絕異歧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

勞慰顛顛妍唱劇妖嬾嬾音閑。妖嬾謂閑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婁秀才

侍中師德之後集有送其之淮南序一詩與序當同時作

遠弄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子厚自言得好音

憐鍛羽濡沫慰窮鱗鍛所介切。詩載好其

選鍛翻由時至好音以喻圖南鍛羽以自喻

莊子與相與處於陸相與以濕相濡以沫

困志情惟舊相知樂夏新九歌樂莫樂今新

相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閒星

霜分益親開字分字已將名早患還用道為

隣是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莊子有機

作是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事者必有

機心又誰有伎心不怨飄瓦家語孔子窮於

陳蔡之間顏回得米而饗之孔子望見回攬

甌中飯而食之飯熟進孔子孔子曰今夢見

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泉煤入甌中

弃食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所恃者心今心自不足信而恃矣煤烟塵也

因拾烟塵孔高冠余肯賦長鋏子忘貧缺古

子疑惑也楚辭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史

記馮讜聞孟嘗君好士躡屣而歸之孟嘗置

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長答曰馮先

生甚貧猶有一劍取又蒯緤彈其劍而歌曰

長鋏歸來晚晚驚移律睽攜忽此辰

乎食無魚晚晚驚移律睽攜忽此辰晚於阮

曉日暮也選去

曉晚而將及

半選猶絆良

曉之足絆羈也

海上銷竟別

天邊弔影身

江淹

音

緯

切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晚

於

阮

於

賦黠然銷菴
惟別而已

祇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西澗
永州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

見寄得句最清利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客謂秀才圖南也
瀟湘水名在永

州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居士室謂維摩
居士文室楚辭

仍羽人於丹丘兮晷不灰之舊鄉注山海經
有羽人之國不灰之民或人得道身生羽毛

也丹丘晝夜常明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老子知
足不辱

知止則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張文潛嘗論
子厚此聯為

集中第一洪駒父則云明月江
山夜候蟲天地秋最為奇警謬委雙金重

難徵雜珮酬選張載擬四愁美人遺我綠綺
好之雜珮以報之注雜碧霄無枉路徒此助

珮珩璜玉瑤衝牙之屬離憂枉路猶
徑路也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武陵永州流人來
永州在元和三年

子厚有此贈下又有簡武
陵詩○有筆意瀟散自得

稍稍雨侵竹翻翻鶴驚業美人隔湘浦一夕

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

遠卽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緝枯桐緝
古

鄧切亦作緝。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朱絃謂以朱絲爲絃也。楚辭緝瑟兮交鼓。緝急張也。枯清商激西顛。泛灩凌長空。題音自。相謂琴也。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樸。孽俗何由聰。老子大音希聲

晨詣韶師院讀禪經

此詩亦爾爾詩眼乃極稱之如日出露露餘青松如膏沐二句亦是常景常語謂其能傳造化之妙可乎獨一結極解脫極玄澹妙妙劉辰翁曰妙處有不可言然去淵明尚遠是唐詩中轉換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

東齋讀西域有貝多樹國人以其葉寫經真源了無取安跡

世所逐遺言莫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一作遺莊子繕性於俗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溪竹道人即謂劉

備曰山谷學徒筆此詩於扇作翠日出霧露

餘青松如膏沐詩豈無膏沐詩適爲容澹然離言說悟

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

此投跡道州即古之春陵自道室空無待者

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跣跌優終夕音天○跣屈足也

風牕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坐也跌足也

地即安居滿庭芳艸積

與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

詩與上人重矣也時居永州龍興寺此詩子厚在永州作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芳叢茶樹也復此雪山

客晨朝撥靈芽撥丁切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

崖瀨水也圓方麗奇色圭壁無纖瑕壁一作玉呼

兒爨金鼎飴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

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邪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

鉢香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邪離城及三千

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佛等諸大聲聞

仁者可以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此蓬瀛侶

無乃貴流霞蓬萊方丈瀛州海中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零陵永州郡名

吳武陵已前有詩贈之矣集文有小丘記云李漢源克已同遊漢源克已李卿元侍御也時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詩有朔雲窮秋之語意亦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弃捐湘之滑陽允竟四溟敲石

安所施

竟一作競。敲口交切。陽允謂日月竟滿也。四溟四海也。敲石擊石出火也。

選潘安仁詩歛如敲石火譬若截道風鍛羽集枯榦低昂互鳴

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

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

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

窈眇琴聲

界圍巖水簾

子厚自永州名還經巖下作。曾吉甫曰此詩奇麗

工壯始言水簾之狀不甚言但發一語云忽如朝玉皇天見垂前旒簡而

矣

界圍滙湘曲青壁環澄流

滙胡對切又上聲。選琴賦丹崖嶮

巖青壁萬尋

懸泉祭成簾羅注無時休韻馨叩凝

碧鏘鏘微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游靈

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

前旒言水簾之狀如冕旒之垂

楚臣筮南逐有意仍丹丘

丹丘已見前

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

左傳兩釋縲囚此謂

元和十年詔追子厚等祔上都

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

莊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東門謂長安城東門也古樂府有東門行本言貧士別家

之情事至鮑照特傷離別而已子厚此詩則其以諷當時盜殺武元衡元衡為相宅在京師靜安里元和十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散走遂遇害詩見中注○語語典實而氣亦雄悍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靄動橫陣雲漢景帝

國反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按唐史先是王承宗拒命上怒削其官爵討之會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流雲界以故地及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使人白事書中書元衡去承宗怒與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衡之變亦亂於削地也史雞鳴函谷客如霧記天官書陣雲如蛇如垣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貌同心異不可數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

君恐秦追至客有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入函谷秦關也此謂李師道王承宗密遣人入關刺宰赤丸夜語飛電光徵巡司隸眠如羊

眠一作眼一作眼一六作眼一作眼○前漢尹賞傳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賊報讐相與撰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漢百官表中尉掌徵巡注徵遞徵司隸謂司隸校尉掌察三輔徵巡司隸不舉職而眠如羊故不知有變四皓謂太子將兵無異以羊將狼蓋弱不能以敵強況又眠邪此謂元衡入朝出靜安里弟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日滅燭射殺元當街一叱百吏

秃馮敬胸中函七首賈諛傳陛下之臣雖有七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髻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七首劍

屬此謂賊始一呼而徒御格兇徒側耳潛愜

心悍臣破膽皆杜口元衡既死朝臣爭勸帝

魏毛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史記趙

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枝節實持兩端王弟

信陵君無忌之客侯生曰竊聞晉鄙之兵符

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

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

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又伯之功也臣客朱

亥力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左傳

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

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此謂盜殺武元衡而

朝堂不知也卷胡轂下一朝紀敵國舟中非所擬

司馬相如諫疏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

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是胡轂配於轂

下而羞夷接軫也國策吳起諫武侯

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安陵誰

辨削礪功韓國詐明深井里功當作工。史

孝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以此

盎使人刺盎安陵郭門外刺者置其劍劍若

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礪工工曰梁孝

王子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又刺客

傳聶政河內軹縣深井里人嚴仲子事韓哀

侯與韓相俠累有郤請政為之報仇政刺殺

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韓取尸墓於

市而問莫知誰子其姊發聞而往哭之曰是

輒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重刑以絕從妾奈

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歿于尸旁

此謂當時元衡為賊所殺初不知主名吏卒

不敢窮捕後下詔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而

王士則王士平

絕臙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

始以賊聞也

不如土秦晉謂肌曰腹音穰或作臙臙唐韻作咽項也下字一作可

寄韋珩珩正卿之子集有答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元和十年三月

以子厚為迴眸炫晃別羣玉獨卧異域穿蓬柳州刺史

蒿羣王羣賢也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

逃六月子厚過嶺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鬪石麻蘭

高灘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江也蘭麻山名在桂州地今本麻蘭恐誤陰森林

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蒲亦作葡到官數宿

賊滿堊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畧

籠銅杓鼓手所操杓音字○籠銅鼓聲杓擊鼓杖也奇瘡釘

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釘丁訂二音醫書有釘瘡今

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霍疾謂霍亂邇

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澌汨盈顛毛澌則瑟反汨破筆切

○澌汨水流貌國語班序顛毛以為民統紀注顛項毛髮也君今矻矻又

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矻矻切與矻同又爾雅矻矻固

也石神兵廟畧頽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壯

兵詩淮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路久已勞

蔡故云詩裝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注行幸因解網入道也子厚得罪至是十餘年矣

鳥獸畢命江海終遊遨

史記湯出見桀張網四面自天下四方皆

入吾網噓盡之矣乃去其三面願言未果身

益老起望東北心涖涖

東北瑤所誦處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

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音

琛。尚書名於陵字達夫元和十一年四月自戶部侍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貞元中李吉甫為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子厚亦和焉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

南金良金也詳前注

境以

遺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楚恣窺

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

詩太姒歸徽音徽美也芝焚見

上獻弘農公詩注鳳去以此吉甫芝焚以此楊尚書也

游鱗出陷浦噪

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

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

遲去聲除吏切遲待也

驩驩當遠步鷓鴣莫相侵

鷓鴣音顯又

火系切一作鷓鴣古穴切離騷經恐鷓鴣鳴則芟芳皆歌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

志諸葛亮躬耕龍畝好為梁父吟法樂府詩各

楊尙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

推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鉅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濱鉅音繼

鉅錐謂錐之可截玉者鉅利也南濱南海謂郴州也尙書舊用裁天詔

漢以尙書郎作詔文漢官儀曰尙書郎主內

史新將寫道經晉書王羲之為會稽內史山

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

羣相贈羲之欣然為畢籠鵝而歸內史以此

楊尙曲藝豈能裨損益曲藝小藝微辭祇欲

播芳馨芳馨謂楊尙書治行桂陽卿月先輝徧毫末應

傳顧兔靈桂陽郴州書卿士惟月楚辭夜光

在腹注顧望也詩意謂此筆端是顧兔之毫也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

事江字一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壖而緣

書食貨志提封萬井注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海壖江海邊地狼荒荒遠之境華夷

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風土記十卷

椎髻老人難俗問黃茆深峒敢留連椎直追

弄切前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髻注謂髻如椎之形也峒山穴也下有柳州

峒氓詩蓋柳州之民
多有居嵩峒間者
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

周書王會篇南宮南省也周武王時遠國歸
效周史集其事為王會篇見今

汲冢周書弟
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浩初人龍安海禪師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謁子厚集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詩及送浩初序蘇軾日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討會好做一屬對子瞻為之對日繫懃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鋸山又曰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旁諸峯真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

玆日此詩子厚已開宋人門戶故為子瞻所取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

得身千億散止峯頭望故鄉無意音恍惚是自謂子厚南遷不為無罪身雖未死然而已在刀山矣可為善護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子厚元和月自永名還過巖下故云發春念長

遠是年二月出刺柳州五月復經從故云中夏欣再觀詩是時作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觀是時植物秀杳若

臨玄圃玄圃已見前歎陽訝垂水白日驚雷雨詩

嬌切。○說文。笙簧潭際。起鶴鶴雲間舞。玩切

○笙簧言水聲也。鶴鶴二鳥名。俱色白。此言水之自高而下如二鳥舞雲間也。古昔

凝青枝。降艸濕翠羽。蔽空素彩。刻激浪寒。允

馥的。鏖沈珠。淵鏘鳴。捐珮浦。歷的。歷切。鏖音

班固東都賦。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幽巖。畫

屏倚新月。玉鈎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一本作性
忽迷洞府

詒追到都迴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
灞亭上詩皆

元和十年北
還道中作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青。岸傍古

堠應無數。交弟行看別路遙。堠音后。說文

記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印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

軒轅時也韓昌黎有路傍堠詩

辰翁曰
酸楚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後二語澹宕
亦有恨意劉

枝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庾嶺
上梅南

枝落非晴夫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應時

孔安國尚書注鴻臚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
北一統志衡山有回雁峯云雁至衡陽則不

柳河東身卷四
過遇春
而過

汨羅遇風
汨莫歷切。汨羅江在長沙湘陰縣北。屈原所首沈處上

有原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楚臣謂厚方名同茂。云不作楚臣悲，楚辭招寬。寬分來歸入修門。些法修門郢城門。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

騎走筆酬贈
竇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郎為朗州刺史先是劉禹錫與子厚同貶今例名至京師常有此符子厚因酬贈

之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
子厚自永貞元年元和十年為十一年故云垂一紀十二年日紀疑比莊周夢。莊子莊

然覺則遠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情如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不遣。至昭帝立乃得歸。賜環留逸響。裴韶州詩注。又馬助征駢音

非。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日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龜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刻五馬綉鞍金勒出則控之故

永嘉有_二馬坊古樂府使君從南來_一不馬立
脚躡_二不馬言常也駢駢旁馬也助征駢即謂
促其_一行騎不美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屈原楚辭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廣信江南賦十里一里長亭短亭區十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也謂傳舍也
荆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下廳猶下舍也

北還登漢陽北原顯臨川驛漢陽在唐屬郢州今

爲府隸湖廣

驅車方向關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

終自憐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注壘軍壁也亂松知禁寺

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落然子不

成句疑誤

善謔驛和劉夢得酬淳于先生驛在襄陽宜城

懸齊使淳于楚獻鵠于楚至此放之徒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俄飛人吾欲或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冷士自殺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而歸事見史記○附錄劉夢得顯基詩生爲齊贅婿成作楚先賢應

以容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典
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洒置君墳樹
前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史記齊威王喜隱

中有木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

此鳥何也王曰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

已一鳴 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威王八年

加齊齊王使髡之稍請技而王與之精

兵十萬華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荒壘

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 劉伶今

日意異代是同聲劉伶以譬再錫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今西

安府城東唐

厚將入京師作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

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

西川節度使薦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史記田

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家語舜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文中之予驟而歌南風鈞者日

噫非今日事也其 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

有虞氏之心乎 是奉徽音詩他山之石可以為

錯又太嶽嗣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

二侍御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呂
溫卒元侍御名種是時種自
東臺監察御史貶江陵士曹參軍或
云李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已
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士林顛頓泣相逢衡山南岳也天

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子祗令文字傳青簡古

厚意借以喻居衡州事取味有紙以竹簡寫書必以火炙簡令汗蒸不

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不

使功名上景鐘周禮鳥氏為鐘鐘帶謂之景
大鐘也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作柝鐘而銘魯功是也

室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侯諸展喜曰室如懸磬九原猶寄若堂封

禮記檀弓文子曰武也得從先大夫於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太子曰吾見

封之有若堂者矣注封築遥想荆州人物論王為龔堂形四方而高

幾迴中夜憶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為廣陵太守年二十九卒後許記

劉備並與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其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

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使事其

且化切而

秦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

追南來諸賓揚侍郎名於陵

貞一來時送彩牋彩牋即一行歸鴈慰驚弦楊侍郎

嚴贈之什一行歸鴈以况南來翰林寂寞誰

為主鳴鳳應須早上天潘岳詩如彼翰林鳥

雙飛一朝隻翰林鳥早上天為翰林與身之主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左氏傳鍾儀

人厭楚囚也冷長蘠解繲繼無由得見東周東周洛陽

此言不得至洛陽也

高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所以為明好事

春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

詩援音爰○子厚詩柳州道中作蓋有自况之意援籬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

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籬籬護猶有半心

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

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舟適郴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予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帽轉山滅馬嘶循故

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離春故
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即十年也

十年顛領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

予厚名至京師三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

相召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

水予厚適柳劉適連皆過桂嶺而去故所經

波將軍南征交趾亦道出於此翁仲遺墟

艸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

兩右翁仲謂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疎招物議休
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
復濯纓

重別夢得

此下二詩別本非劉夢得再
受連州至衡陽醉贈別詩俱
次下柳州寄京
中親故後

二十年來萬事同

貞元九年予厚與禹錫同
舉進士其後出處畧同至
是二十年矣

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由去

夢得答詩云耦耕若便遺
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即
此意

三贈劉員外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

待汝歸岐一作
作湘

再上湘江湘水出零陵陽海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

幾年迴。幾，絕一詩。腸斷矣。

清水驛，叢竹、天水、稍云：余手種一十二

莖。別本此詩次。善護驛後。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自謂

天水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

律曆志：黃帝使伶倫取竹，解公制，十一一筍，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為別，存心三十秋。海鶴以警德，公三十

也。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行，音杭。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迤至釣磯留待

徐容州。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

後也。子厚是年三月出為柳州，而徐

之除在子厚後，故子厚先至桂州留

幽徑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為，去聲。美人謂徐容州。王程

儻餘暇，一上子陵臺。王程，王事也。後漢嚴光

在嚴州，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子厚

與韓泰韓暉劉禹錫陳謙凌準程異韋執誼皆以附土叔文貶號八司馬凌準執誼皆卒貶所異先用餘四人元和十年與子厚皆例名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子厚為柳州泰為漳州畢為汀州禹錫為連州謙為封州子厚六月到柳州此詩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山海經大荒之

中有陽谷注荒遠也驚風亂颭芙蓉水。

颭式再切。集韻颭風動物也

芙蓉蓮花也本州一蓮其葉名荷密雨斜侵

密雨斜侵

薜荔牆。

薜荔牆之落蕊注薜荔香艸也緣木而生

巖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一本作去

如千里馬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城文身

○司馬遷書勝一日而九迴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莊子宋人資章而通城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城絕孤城千萬峯，空齋不語坐高春。

城絕言

境也淮南子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印文生

印文生

絲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

翠桂江秋水露，鱗鱗今大庾嶺是也楚辭大

抱鯛鯉短狐王虺鸞只說
文人本自忘機事
為想年來憔悴容
莊子有真機事
者必有機械

登柳州峩山

峩一作岷非是○峩山山
名見子厚柳州山水諸記
一統志作鵝山在柳州府城西山顛
有石如鵝○此樣語庸至讀自有省
本不須着一字劉
辰翁日漸近自然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

是融州

以故鄉在西北而登山以望乃故鄉
不可見而見融州何邪按子厚家河
東以柳視之當在西北矣唐書地理志融州
融水郡武德四年置在柳州北三十里故詩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為報秋來鴈幾行
臨蒸衡
州縣名

後改為衡陽

林邑東迴山似戟

林邑漢象林縣
馬接鑄銅柱處

物南下水如湯

音臧柯音柯○牂牁繫船
也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
遣莊躒伐夜郎至且蘭
牂牁於岸而步戰既
滅夜郎以且蘭有牂船
牂牁史記牂牁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

兼葭浙瀝含秋霧

浙音
析瀝

夕陽

透字下得新奇不然
非是白蘋洲畔客
并玲瓏字亦無韻字

橘柚玲瓏透

還將遠意問瀟湘

南史柳渾為吳興太守嘗
為江南曲汀洲采白蘋落

日江
南春

答劉連州邦字連州刺史

連壁本難雙分符刺小邦俱見上注崩雲下

灑水灑水出劈箭上潯江在潯江北負弩啼

寒狖狖全戎切漢司馬相如傳縣令負鳴

袍驚夜狖袍音膚狖音危選憐郡山好謝

守但臨牕謝守指安石也安石嘗為吳興太守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草是海邊山腹雨

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南方池塘溝港中往往有蛟或

於長江內吐涎人為涎射工巧伺遊人影射工長一丈有弩形氣射人

志江南有射工蟲長一丈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詩為鬼為蜮陸機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冷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

影也 颯母偏驚旅客船颯母為貝嶺表志南海嶺南錄異記嶺嶠夏秋雄風日颯發日午至

夜止化屋僵樹飄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

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嶼峒嶼與洞同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

鹽歸峒客箬而灼切楚人謂竹皮也綠荷包

飯蘇虛人之青細紀錄嶺南人呼市為虛蓋市

南村市滿時少虛鵝毛禦臘縫山蜀音計

時多故謂之虛鵝毛禦臘縫山蜀音計

彼人家家養鵝二月至十月擊取栗糞積以

禦雞骨占年拜水神漢書郊祀志與雞骨如鼠卜

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譯音亦

紀賦裳氏重譯獻白雉章甫文身注見前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

徐中丞卽前望秦驛詩徐容州是也

按地理志容州普寧郡防禦經畧而

徐俊為容管經畧當是俊也

然顯云中丞及之史不載

鵝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鵝音宛行音杭

落日開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

楚山長榮賤俱為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典見贈

昔郡內謂芳朽自為別無心乃玄功別比列切○朽枯

各異取玄天功也天天日放花榮耀將安窳詩桃之

弄可哀美卷四二

青松遺澗底擢蔚茲庭中

蔚上吏切。選詩離離山上苗鬱鬱

澗底松蔭別種也

積雪表明秀寒花助恣龍

恣音忽龍音龍

○恣龍翠色

幽貞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易幽人貞吉類延年

詩幼莊困孤介未暮謝幽靜貞吉之道也風素也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

人家生

奇姿謂所栽松

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

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

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

成管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息人

樹慚無惠化傳

左傳定公九年息其人猶愛其樹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榕音容。閩廣有木名榕

其木大而多陰可蔽十畝取寬庇廣容之意故謂之榕海物異名記云其

初擁腫不中繩墨亦謂之楠

官情羈息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

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落句恣然自遠劉辰

翁日其情景自不可堪唐汝詢日花盡葉落豈二月時光景蓋柳州風氣之異如此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

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山海經珠樹在

屏火國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珠此

言珠樹亦止言木之美者耳爾雅山未及上方之外字見莊子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

空錫杖飛分符注見前圖經舒州替山昆奇

欲之同謀於梁武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

以物識其地得者屈之道人曰某以鶴止處

為記誌公曰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去至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即前賈鵬也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潺鈕山切迢

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閒列女傳陶

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莊子楚聘莊

別舍弟宗一公之從兄弟見於集有

不可得而詳矣。宗一宗玄宗直其世系皆

為妙絕但結處說夢中安能見鄂樹

之烟烟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

零落殘魄倍黯然雙垂別淚截江邊黯然鏡

而自唯別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
 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鄂
 樹煙荆鄂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

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
 率然成篇代意之作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

二十一
二十二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騏騏音非夢喜三刀近

書嫌不載違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懸三

主簿劉毅曰三刀為州字又驚覺意甚惡之
 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凝情江月落屬
 思嶺雲飛思去聲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

童柳自注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
顯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按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咸康中為右軍
 將軍會稽內史庾翼為安西將軍因
 詔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
 尤長於章州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
 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觀之益
 有之矣子厚與夢得聞問最數殷賢
 戲顯其書後故舉庾翼事為奇蓋劉
 家子弟亦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

夢得之子殷賢雖不能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書成 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

來諸 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

僧虔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

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頃吾還此之

重贈二首 此篇子厚答禹錫所醉前詩作也按禹錫酬家雞之贈云

只日臨池弄小雞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初脚且盡薑芽歛手徒

官奴王羲之的女名羲之樂毅論書賜官奴時子厚未有子故云柳家新樣

謂柳公權元和初間有書各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

俱好右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歎以為左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

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歎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如今試遣隄牆問

已遣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

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

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其心而曠其里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曠

也 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選都賦云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此謂劉家就厚求寫西都賦也

柳河東集卷四

夢前

此標又答夢得所答重贈一詩之
作也按夢得詩云小兒弄筆不能
與沈憐書應且賞勲聞破夢熊猶珠
非女中誰是衛夫人其二云昔日勝
工記姓名遠勞辛若寫西京近來人
有臨池典為報元常欲抗行衛夫人
名鏤字茂猗隸書尤善王右軍師之
元常鍾繇字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
繇當抗行此六張
芝猶鴈行也

小學新翻

墨洛波美君瓊樹散枝柯
瓊樹枝柯意以

喻夢得
子弟

在家弄土唯嬌女空覺庭前身跡多

左息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誓握筆
利形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
獲事物原始蒼顏觀身跡因而遂滋則謂之
字詩意謂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身跡

之多也

學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州舊連名

禮記作

藝成而下子厚與夢得嘗同
為禮部員外郎故云連名
勸君火急添功

靖俱善州書時人
號為一臺二妙

盡關山萬里餘到時問井是荒墟附庸唯

有銅奩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使去聲。禮記

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
太守為刺史加號為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

銅魚而也

韓漳州書報徽上人因寄一絕

泰靈微字澄源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動輦下稍流疾之造飛詔因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間請侯多賓禮招延之

早歲京華聽鼓吟聞君江海分途深分去聲

事見前劉夢得嘗為靈微文集序云好篇什從微客雜學為詩他時若寫蘭

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土

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按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道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道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孫詩置

中三歲字不滅遺句謂靈微詩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

到甬東甬東越地各今為靈波府秦置鄞鄞句章三縣屬會稽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

客憐皇樹楚辭橘頌后皇嘉樹橘來服今受命不遷生南國今不學荆

州利木奴襄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歿栽兒日汝母惡否治家故窮然否州里

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匹絹亦可足用辭否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幾歲

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

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微上人微上人已見寄侍郎楊文上楊侍郎於

陵也。用事亦巧洽特先有故實而後合題在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觸鳴璫惠休上人俗姓

湯今靈徵亦姓湯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

英與侍郎休上人有贈鮑昭侍郎詩玳枝兮

采還自榮想君不相艷酒上視塵生實令芳意重無使盛年傾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九無

○呂衡州名溫集有呂衡州詩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弘古也呂

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柳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墓誌亦云與古溫游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林邑牂牁並見

前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二千到錦州龍城柳州

郡各錦州屬江南西道至長安二千五百里

種木榭花榭音斛。榭榭木各唐則天

被日置金雞於大榭樹號金

雞樹

上苑年年古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天涯祗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槿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

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史記封禪書云

孫卿曰仙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私一小人好樓居

兒蓬萊方丈瀟湘海中三山仙人居之東方朔偷王母桃事詳漢武帝內傳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象縣州縣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統志

在黃州府黃梅縣西北四十里一名破額述征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為舟至今在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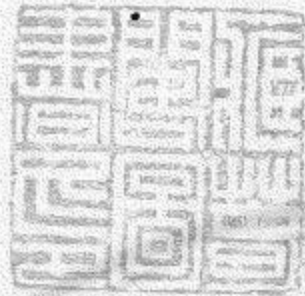
詩家云木蘭舟出此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

由。多意一作思去聲。柳惲詩汀洲採白蘋詳見前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三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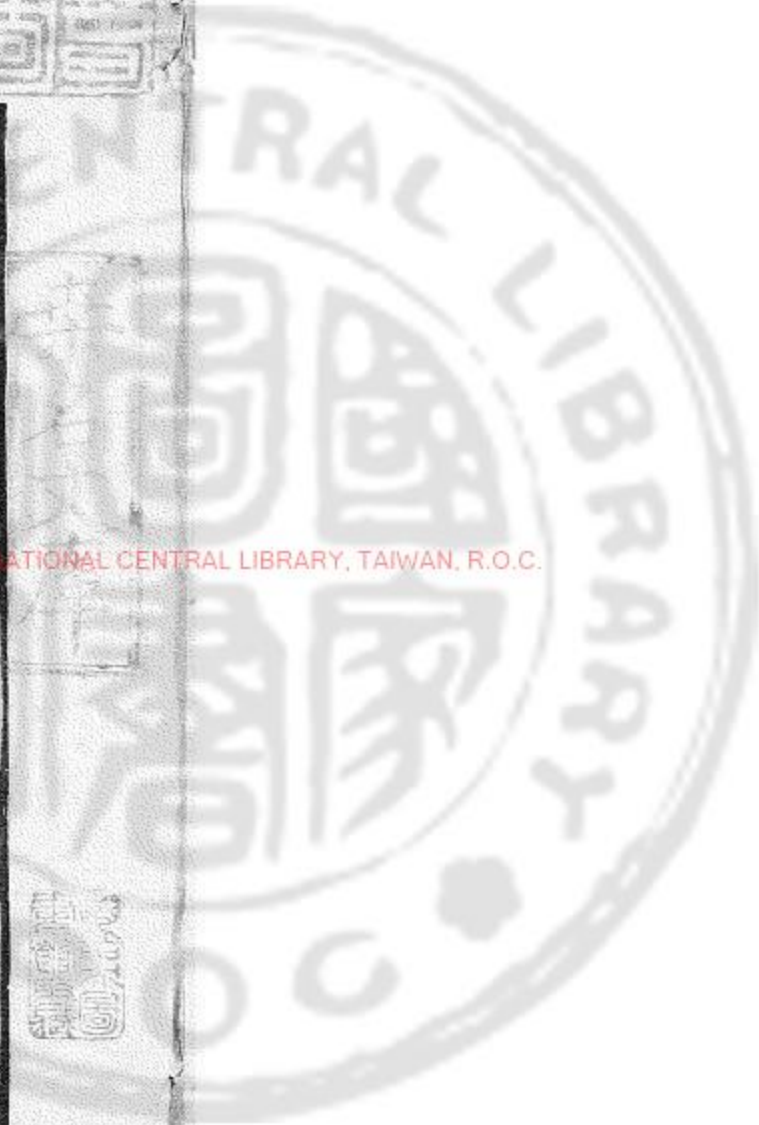
詩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

亭記云寺人居永州地最高。閑遠漸近。點綴故自清麗。子厚於文。言古尤所擅。現。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興雲雨霽，尤悅艸木長。道同有夢弟，披拂恣心賞。夢弟，子厚之弟也。松谿窸窣入石棧。



質緣上寧胡了切窳他吊切棧助諫窳窳深窳貌詩作窳窳蘿葛綿

層薨莓苔侵標牒薨謨耕切葛一作葛音鳥詩葛與女蘿是也○薨屋棟

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籠墟

嶮臨溼漑嶮為嶮切溼胡廣切漑餘南切又古文溼字○嶮高峻貌溼漑水貌

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徑結構罩羣崖迴環

驅萬象單音小劫不逾躡維摩經或有度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

若在掌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

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螻蛄

踳疲癯蟻音賤螻音蒙蛄渠玉切寸進諒

何營尋直非所枉揆奇極選矚窳妙閱清響

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

竟誰養道異誠所希各實匪余仗莊子各者實之實也

秘攄藉外獎俛默有內朗鑑爾揖古風終焉

乃吞黨鑑一作鑑潛軀委韁鎖韁音姜○班固自

志徒為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頽暮眷戀睇

遐褰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泱泱泱於黨切泱莫朗切○泱

澆大 殊風紛已萃 鄉路悠且廣 羈木良漂浮
離旌倦 搖蕩替人歎 違志出處今已兩 何用
期所歸 浮圖有遺像 幽蹊不盈尺 虛室有函
丈 禮記 席間 酌 微言信可傳 申且稽 吝 頽 且
謂且 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前袁家渴記西亭即法華寺西亭按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此詩前有迴薄攢林梢後又有扁舟在長梢梢字凡二叶然韓柳俱不避重韻無多疑也

謫奔殊 隱淪登陟非遠郊 桓譚新論天下神人又一日神仙

日隱 所懷緩伊鬱 詎欲肩夷巢 伯夷巢又高淪

巖瞰清江 幽窟潛神蛟 開曠延陽景 迴薄攢

林梢 景古影字 西亭構其巔 反宇臨呀庠 呀虛加切庠虛

交 切他本或作呀嗟 背瞻星辰 興下見雲

雨 交滂非吾鄉 土得以蔭菁莪 詩苞蔭菁莪

此西 羈貫去江介 貫與卍同 穀梁傳羈貫

亭也 羈貫去江介 成童注羈貫謂交午翦髮

以爲飾 西都賦與江介 世仕尚函嶠 西都賦

俗呼爲土峭石峭 在今河南永寧縣 故墅即

澧川對畝均肥磽

磽丘交切亦作塹。磽堅硬也瘠也薄也澧長安水

各詩所謂澧水東注者也

臺館菁荒丘池塘疏沈坳

作集坳於交切

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孔

圭北山移文

南岳獻嘲

庸也

囚居固其室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

隙牖懸蠅蝓

謂之喜。母倦云喜子詩。蠅蝓在

於戶也

所賴山水客扁舟在長梢

木也

挹流敵清觴掇楚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

非絃匏

數語悠然當道。遙屏幽昧澹薄離喧

自。有會心

嗷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嗶嗶

嗶音交。詩風雨瀟瀟雞鳴嗶嗶

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域志瀟湘水在祁陽永州縣

名此館當在永州也

九疑瀆傾奔臨源委縈迴

九疑臨源二山名俱在永州瀟湘所

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

會合謂合流也

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

軒一作紀

茲辰始澱霽纖

雲盡寮開

澱同

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

杳渙父吟叫叫羈鴻哀

父音甫

境勝豈不豫慮



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
且廣汎舟絕汭河駛音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

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不特閑靜氣槩又潤可觀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

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晶音了蒲本作晶非

是浮暉翻高禽沈景照文鱗景右影字雙江滙西

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時森爽棲靈神時當

作時○孤山謂香零山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平聲

之人陶植茲擇土蒲魚相與鄰植承職切

作瓦器周禮其利蒲魚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王粲登樓賦鐘信美而非吾土

分曾何足以少爾糾結良可解紆鬱亦已

伸糾字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調音困說文調誣也調然

失志貌

南礪中題礪與澗同○按千厚永州詩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

家澗自澗西南行不百步得石渠石渠既寤為石澗石澗在南集有石澗

記即此詩所題者也○柳州南礪詩意致已似恬雅而中實孤憤沈鬱此

是境與神會非一時湊泊可成先正李千鱗嘗選柳古詩特取此作大是

具眼蘇軾曰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曰南欄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曾吉甫曰南欄詩平澹有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語奇故也劉履曰子厚初秋篇稍稍兩侵竹翻翻鵲驚叢語頗新巧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午時自是唐韻

秋氣集南欄獨遊亭午時

孫綽遊天台賦義和亭午遊氣高寒

注午日中亭至也纂要日在午日亭午○劉辰翁曰子厚每詩配語如法更清峭奇整

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上初念反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下初寔反始至若與人意不異不知復當如何

何下注脚也劉辰翁曰精神在此下字遂覺一篇蒼然羈禽響幽谷寒

藻舞淪漪淪於寔切○詩河水清且淪漪注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狀漪然也

爾雅大波為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

易為感失路少所寔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

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劉辰翁曰結得平澹不可言王

世貞曰使人自遠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島村

永州作○昔

為逼真韋左司遊竟諸作于深不然乏子厚意志感憤已不如韋之恬淡句調工綴已不如韋之蕭散是本同道而異至鳥可漫論云平

志適不期貴道存益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

昇天行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宣帝始

有昇天行竄逐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

謂學仙也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

慄備疎寡將迎殺色界切追遊疑所愛且復

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

斷景晏寒川明磴不鄧切○說文磴石梯

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詩鶴鳴于埜注風篁

冒水遠霜稻侵山平謝惠連賦稍與人事閒

益知身世輕間去聲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

東臯耕釋一作澤○隋末王勣字無功至唐

貞觀中為大樂丞挂冠歸田暮巾聯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集有送崔九

八年崔子幸來觀余詩蓋是時作

論詩春往往以此作與南欄並稱然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

出林杪劉辰翁日參差隱西岑極遠目豪末

約可盡不可盡

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九疑洞庭並見前

迥窳兩儀際高出萬象表易繫辭太極生兩儀馳景泛

頽波遙風遞寒篠篠音小說文篠竹各可以為箛謫居安

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天

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然生也注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彭祖姓錢名鏗壽八百歲莊子莫壽於彭祖為天

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連力畏切

路蒲墨切非令親愛疎謹使心神悄悄偶茲

道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

繞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為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閑

曠清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窳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

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斗與陲字同反

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

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升雲間遠岫攢衆頂

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夕照二句

自是偶然景偶然茵苴溢嘉色爾雅苴菜藁其華茵苴其

語亦不可再得

實蓮其根藕其
中的的中意 筭管遺清斑筭音云管音當清一作清非是

○筭管竹名異物志筭管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寸六十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零

陵界有之始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辱屏上聲屏

鉅山切諸本皆从水非是○辱音也莫州人多謂懦弱為辱 弃逐久枯稿

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

閒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

湛光輝火晶燥露滋
堃靜停風威探湯汲陰

井湯竈開重扉探他甘切湯於亮切憑欄久

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瘡與璣

毒音督瘡音旋。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書在瘡璣玉衡

以齊七政美珠謂之璣璣機也以瘡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莫辨二句子厚意似

感慨然亦可有可無或謂專刺時政尚屬影響諒非姑射子靜勝安

能希射音亦。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阜金石流火山

魚而不熱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不穀安能希謂不可

覺衰

詩不可學皆人自為人詩取只如

此詩子厚乃有意學靖節看讀之覺神氣索然反失却子厚本色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定未衰稍已

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種音腫任平聲左

傳盧蒲婁曰余髮如此種也咄此可奈何未必種余奚能為種種髮短也

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

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詩春林作美酒美酒各旨斟

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

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

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莊子曾子曳尾而歌商頌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詩云岷兒既云補元和元

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虜亦已塵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按浙西平在十一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二二年秋歟。艱詞險韻頗類目黎聯句

詩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夙早也中為吏役率循也

牽十祀空悵勞悵音淵又音絹說外曲狗文悵念也憂悵也

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

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易去聲屯難果見凌

剝喪安所遭屯朱倫切難字神明固浩浩

口徒嗷嗷作明一期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

地謂永州離騷屈原所作注離遭也憂勤日騷言遭憂而作是離也再懷曩歲

期容與馳輕舸曾不空舸舸小舟也虛館背

山郭前軒面江阜重疊間浦淑遷迤驅巖巖

重平聲間音諫淑音叙巖音鼓浦淑字見楚辭浪水涯也巖山多小石貌積翠

浮澹灩始疑負靈螯楚辭螯戴山拊何以安之注詳本集天對業

林留衝巖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蕪遠

相號號平聲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

往而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猿詩母毅猿升

木注鹿鳴驗食楚魚樂知觀濠樂音洛

楚之華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孤賞誠

所悼暫欣良足襄二語有無限悲留連俯櫺

檻注我壺中醪櫺檻也朵頤進芰實擢手持

蟹螯芰音騎易觀我朵頤乃朵頤也芰也

炊稻視麩鼎鱠鮮聞操刀作閱楚蔬盈傾筐

頗雜池沼莖莖音王又去聲詩采采卷耳

泚之毛說文也緇慕鼓柷翁嘯咏哺其糟柷音與

種同。楚辭渙父章屈原曰眾人皆醉惟我獨醒渙父曰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

醕云云乃莞爾而笑鼓柷而退想於陵子三

咽資李蟠咽音宴蟠音曹事見孟子斯道難為借沈憂安

所鞞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草草音阜。怨哀鳴也草草

花暮景迴西岑北流遊泊泊徘徊遂昏黑遠

火明連艘艘音駁。說文艘船總名木落寒山靜江空秋

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吾嘗濟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飄淺戢長柂

乘溪屏輕篙平聲屏上聲。戢斂也曠望援深竿哀歌

叩鳴艫艫音曹。船也中川恣恣忽漫若翔且翺淹

泊遂所止楚風自颺颺颺音驟澗急驚鱗奔蹊

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繫悽戚措鬱陶慕士情

未忘懷人昔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

詩德輶如毛注輶輕也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禮記君子

於食注食謂禱也在上曰浮問牛悲豐鐘

說疑驚臨牢說音稅。問牛事見孟子莊子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疑日

汝奚惡歟吾將三月養汝十日戒三日齋藉自莞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



【彘】謀曰不如食以糟永道刀筆吏寧期簿書

曹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注刀八所

中興遂羣物裂壤分鞬橐鞬居言切橐音臯

矢之器岷凶既云捕年十月劉闢伏誅

吳虜亦已塵塵於刀切吳謂二年十月李

擊而下注塵謂苦扞禦盛方虎方叔名虎謂

明富伊咎咎與臯同謂披山窮木末山海

大注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重來戩裳雉周

索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

王時賦裳氏獻白再返西旅葵書西旅左右

抗炮棘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

縱橫羅鴈羔周禮卿執羔五辟咸肆宥衆生

均覆燾覆去聲燾徒力切左傳夏有亂政

也肆宥赦也春秋肆大青是也安得奉皇

靈在宥解不聞洽天下又人化而歿解

其天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下室有鄠杜

鄠音戶漢宣帝尤樂杜名田占灋灋音

灋音戶漢宣帝尤樂杜名田占灋灋音

灋音戶漢宣帝尤樂杜名田占灋灋音

磻谿近餘基

磻谿太公釣處在鳳翔界

阿城連故濠

濠一作濠

避重韻也按此詩重二

濠字一詩音字說已見前

螟蛉願親燎

詩去其螟騰及

其蝨賊無害我田穉

茶董甘自嫻

嫻呼豪切

田祗有神秉異炎火

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

縲一及骨足為溫

骨下患切。甯戚歌短布單衣縲至骨注骨經骨或

日膈

滿腹寧復饗

饗音叨。莊子偃鼠飲也

將崩及管誰慕梁與膏

左傳雖有絲麻無奔

菅瀾注

弋林歐雀鷄渙澤從魴魴

魴音刀

類也

觀象嘉素履

履往九各

而不食

陳詩謝干

履往九各



旌詩于旌美

方託麋鹿羣敢同驥驥槽

槽音高

食處

賤無潤濁固窳匪淫怡

淫怡慢也

離束縛悅懌換煎熬

跟郎良朗亮四音

登年

徒負版

版邦國之圖籍

興役勗代馨

馨音臯。周禮

馨大鼓也

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

廣雅嘈

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

陶潛歸去來辭

沙哀糾纏

長沙王太傅作鵬賦曰禍之於福

何異糾纏糾纏皆索也

漢陰嗤桔槔

切槔古肩

勞切。莊子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

休復事晨征倉黃猶也一聞激高義皆裂肝膽

橫挂弓問所往驕捷皆疾智切崢嶸音喬見盜寒礪陰羅列方忿

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遮束縛纏

索相拄撐庚切彼妹久褫音脫鬼刃下俟誅刑音被

難詩彼妹者于謂一女也却立不親授諭

以從父行拒收自擔肩轉道指俱夜

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

交零夏平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也道

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

用兵左傳威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及其賊戎師也又請妻之忽

婚也民其為我何遂離諸鄭伯禮昏義合

姓之姓之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必貞切平聲

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張徐州謂徐泗濠

前馬出王城貞元十三年十月建轅門立奇

士淮水秋風生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向為門顏師古曰周禮掌君侯既即世麾下

舍則設車宮轅門也

相欵領

唐漢書通作戲。此謂十六年建封至也。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

戲大將之旗也。

立孤抗王命鐘鼓四壁鳴橫潰非所

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

軍中立建封子情為兵馬留後觀詩意建封歿軍亂立借為留後而道安自殺也。

烈

士不忘歿所歿在忠貞咄嗟狗權子翕習猶

勳榮

咄出沒切

我歌非悼歿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準字宗一杭州富陽人永貞元年

十一月薨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元和二年卒專詳墓誌。范元實曰此詩寫盡凌準平生最是筆力

廢逐人所弃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

大患期

大患謂歿也

凌人古受氏吳世夸雄姿

周

凌人為掌米之官後因為氏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權為偏將軍二子刻封寂冥

富春水英氣方在斯

富陽漢本名富春寂冥謂統無其人也

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

六學六藝也易繫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

發揮於剛柔而生又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

蹟在革切。說

文蹟深也按準誌云著後漢春秋三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

天庭揆

高文萬字若波馳

揆舒瞻切。準年三十以書千丞相承相以聞試其

文日就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

評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

建中初，準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書掌，經原之亂，以謀畫佐節度使韓遊瓌，常有大功。輒軒下東，破列郡，蘇疲羸。通周秦常以八月，遣輒軒之使，採異域方言，按準以邠寧府喪罷職，為浙東觀察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汚吏，吏人慶敬東破。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在準即謂浙東也。李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浙東治名聞于上，名為翰林學士。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邇臣議王佐畫其不可者，十七八，乃下遺詔，準獨抗危辭，以詔同列。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準自翰林參度支，調出守烏江，濟永貞元年九月，準坐王叔文黨，出為和州刺史，烏江即和州。

水注 老遷湟水澗。津由和州降連州也。高堂傾

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

高堂，北堂也。準之母卒于家，準不得一門既無歸，二弟繼歿，準二子曰夷仲、永仲。

主焉用，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

一作泣盡目無見，賢傷足不持。準母歿，哭泣者神。

澁歿委炎荒，臧獲守靈帷。澁，澗名，答切。說平

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謂靈柩是子厚，榜樣

蓋棺未塞責，孤旌凝寒颼。劉毅云：丈夫兒，蹤

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颼，輕風也。念筭始相遇，腑腸為君知。

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
眾所嗤滅。各竟不試世，義安可支。竟今本
作競誤恬
處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寇，與子各
何之。我歌誠自勵，非獨為君悲。

且攜謝山人，至愚池。

池即此

愚溪詩序云以愚
溪又塞其隘為愚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幘側華切。楚辭
新沐者必彈冠。幘
者右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至漢
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服之。自詣摩
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

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莊子有機心事者必
有機心陶淵明高

臥北窓自號
羲皇上人

獨覺覺去
聲

覺來牕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
驚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曾春逢耕者

宋瑛曰差有
淵明風味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堊，百蟄
競所營。蟄直立切。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
動膏土潤也。蟄藏也。月令立春之月
東風解凍，綴景未及郊，穉人先偶耕，園林幽
蟄蟲始作。

鳥嘯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
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
遂無成聊從田父言窵曲陳此情眷然撫耒
耜回首烟雲橫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
山林客曉耕翻露艸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
作境蒲浪也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觀子厚前後諸詩序
溪居之勝可見矣

未幾而故址廢焉劉夢得集有傷愚
溪詩三首其引云子厚之謫永州得
勝地結葦樹蔬為治此為臺榭日
愚溪子厚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
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
能自勝遂以所聞為七言以寄恨中
有縱有隣人解吹笛山
陽舊侶更誰過之句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
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
營嘯歌靜炎燠

入黃溪聞猿黃溪在永州下有從章使
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

其時
作歎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
斷腸聲公羊傳河千里而一曲室都山川記
長悲猿鳴至三聲聞者淚沾衣唐汝詢曰
猿聲雖哀而我無淚可滴此於古詞中翻一
新意更佳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

號特永州刺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

至黃神祠即此祠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畲詩注田一歲曰菑

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舊刈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窳

樵客路遙駐椽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

疎史記吳廣之次近所旁焚香秋霧濕奠玉

曉爇初嘉主故云盼蠻巫言報精誠禮物

餘盼黑之切蠻許兩切左思賦景福盼蠻

也惠風仍偃艸靈雨會隨車靈善也後漢鄭

弘為淮陰太守政不煩俟罪非真吏翻慚奉

簡書賈誼謫長沙王太傅為賦吊屈原曰恭

司馬故亦曰俟罪曰非真吏也詩豈不

郊居歲暮劉辰翁曰境與神會不

屏居負山勢歲暮驚離索屏上聲○禮記

迥樵唱來燒音少燒爐落燒音少燒爐徐办切○

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

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楚辭觀杪秋之黃

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

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唐汝詢曰此

翻案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

夜來雨此二句與韋左司後雨夜來予心適

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語語得自實境

然情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覺去寒月上東嶺

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

遂至日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零陵，永州郡名。

平望春艸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

响嘒岑。

响，古右切。嘒，古后切。又音矩。縷，衡山別名。

仙駕不可

望，世途非所任。

任，平聲。

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

陰。

史記：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此以處末世而思聖君也。即詩人西

方美人之意。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崔中丞，即永州刺史盧少

府未詳。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

天選世網嬰我身。

時藥閑庭延國老

時，時吏切。本艸：甘艸名。國老，謂其在諸藥中為

也。開樽虛室值賢人。

魏志：徐邈傳：鮮于輔，五

有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聞綠筠。

見

極，姚曲。

聞道偏為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

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列子：海上之人有好

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鳥之至，往而

止。

夏晝偶作

胡應麟曰：此詩後二句意亦幽閑，獨顧華玉以無味短之

其語意亦

當領夏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溽如六切，隱於

新切。○月令：孟夏之月，土潤溽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

竹敲茶臼。覺去聲。○古人治茶皆搗末，作餅

日，是也。至國朝特尚芽茶，而此器遂廢。

雨晴至江渡

江南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

落村遙，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鉏加切。○說文：槎，水中浮木。

○落句入。有畫意。

江雪

此詩特落句五字，寫得悠然。故小致取宋人乃盛稱之。如東坡云

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慮漁人披得

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至子厚孤舟

篲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是有格。子曰

千山萬壑，二句恐難。村學詩中亦不

復辨。胡應麟曰：千山鳥飛絕，二十字

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之以輞川

諸作，便覺大調。

舟溪

舟溪，卽愚溪，舊名。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

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跌，徒結切。失足也。○漢書：徐樂

曰天少之患在於於土崩不在尾解 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

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

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重封壽

張侯論日敬

法華寺西亭夜飲 柳自注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

賦詩序此其詩也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 釋典佛在祇樹給孤獨園又迦諾尊

者以三昧法水洗我霧暗水連 堦月明花覆牖 曾吉甫日平空

青州綠曉鷺驚遠林日晴瀟湘清雲斷岫嘍岑又齒苔益嘉色簣管遺清班又霧暗水連

階月明花覆牖其句律之法全似謝朓川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

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邪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 旃檀當作韻梅檀香木也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嗅坐來

此旃檀然于一株四十里內同時聞香 念念非管人萬徧蓮花為誰用 蓮花謂妙法蓮華經也

如今七十自忘機貪夢都忘筋力微莫向東

軒春墊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古樂府有雉朝飛操裝犢子所

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楚，見雉，雄雌相隨，因援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七十，子厚豈以是戲之邪？

茆簷下始栽竹，情幽與遠，鮮淨有規矩，但末路自况感慨意太露。

瘴茆茸為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腿疾，蒸鬱

靈所宜。有腿直類切。左傳成公六年，東鄰幸有沉溺重腿之疾，腿是腫也。

導我樹竹，邀涼颺欣然。愜吾志，荷鍾西巖，陸

荷去，楚壤多怪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

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旖旎，倚旒。

女綺反，又云卽詩阿儺，字特古今字。貞根期，形有異耳。○旖旎，盛貌，又旌從風貌。

永固胎爾寒，泉滋夜牕。遂不掩羽扇，寧復持

諸葛亮乘素輿，清冷集濃露。枯篔簹已，知網

蟲依密葉，曉禽棲迥枝。網一作細。豈伊紛囂，閒重

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弃幽期，不見攀

蔓艸。蒼蔚有華姿。詩楚有蔓艸。諒無凌寒色，豈與

青山辭。寒一作雲。

種仙靈毗。毗，圖經作脾。○仙靈毗，藥名。似小豆而圓，薄莖，細而堅，又名剛前。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羸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埜田吏，慰我飄零，飄唐木，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謂湘西原，服之不盈旬，雙躡皆騰，躡結雙，音薛，躡音軒，為仁騰，躡飛騰也，說文旋行貌，字出莊子，雙躡為仁騰，躡飛騰也，本艸淫羊，養益氣力，堅筋骨，故云，笑拊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華也，翹高貌，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神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

蓀息昆切，說文蓀香艸也，陳正敏云，今淵溪中各首蒲，我聞畸人術，一氣中夜存，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畧於人而詳於天，喻謂不耦於人，關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能令深湫息，呼吸還歸跟，跟音根，莊子其息深湫，又真人之息，以踵跟踵也，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論平聲，痿者不忌，痿者，不忌，神哉輔，吾足幸，及見女奔。

種木 木藥名，按本艸注，木有三赤，白兩種，赤者，即蒼木也。

守閑事，服餌採木，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苾

煩經過

疲音皮，芬乃結切，音拾，字本从茶，又奴禮切，音休，與蔣同。莊子：茶然疲。

役病也。又忘也。

戒徒斷靈根，封植闕天和。斷，陟主切。所也。違

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

繁柯。國語：土膏其動，膏潤澤氣。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

繚音了，詩：南東其畝。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

苟可怡，孰能知其他。他音拖，一本作多。嬰竹茹芳葉

寧慮瘵與瘥。瘵，側介切，瘥，木何切。瘵，病也。留連樹蕙辭

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婉婉採薇歌。婉免貶，

曉兮又樹蕙之百畝。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悟拙

甘自足，激清愧同波。莊子：與道同波。單豹且理內高

門復如何。單音善。莊子：魯有單豹者，崑居

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悉也。年

四十，有內熱之病，以炙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種白蘘荷。蘘，人羊切。白蘘荷，蓴首也。春初生，葉似甘蕉根，似薑而

肥，其根莖堪為葷，危毒。

血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左傳：血蟲為蠱，注

者為蠱，事物紺珠云：蠱毒，中州他省所無。獨

閩廣滇貴有之。行廣右見州，有斷腸物，有蛇

蜘蛛，蚺蜴，蠅，食而中之，絞痛吐逆，十指俱

黑，遠發十年近發，一時吐水不沈，嚼豆不腥。

令其不生皆非是物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變生魚食雞則腹孕活雞滇畜蠱其多不害其神多蛇蟻騾馬之狀取灰見墳土街精灑林下置蠱神於上其土或化錢貝

每膾毒謀富不為仁膾思積切○國語嗜蔬味厚膾毒膾乾肉

果自遠至孟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國語言之甘者其中必苦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力恐賈害飢至益逡巡賈音古○左傳其貨志王莽造大錢并鑿力錯以賈害也漢書食刀錢名爲刀以其利於民也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逾一作增庶氏有嘉艸攻禱事久泯氏一作庶氏堂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艸攻之炎

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艸炎帝所撰云白服其汁并臥其葉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即呼蠱主姓名

紛敷碧樹陰眇眇心所親眇音勉眇洛代切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開居賦云叢荷依陰

新植海石橘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以海石橘故

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珠樹見前莓苔插瓊英瓊赤玉英猶言艸木之華也芳根閱顏色徂歲爲誰榮爲去聲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歆紅醉濃露，窈窕
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聽鶯芳
氣幽臥，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美切。○詩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謂贈之以芍藥。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
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漢書孔光明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注靈壽木名似竹有

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二寸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桮情。前勸問長老，重復

欣嘉名。楚辭肇錫。連聲。○易往

寒來連。方剛謝經營。詩旅力方剛。敢期齒杖

連難也。所以賜走者之杖也。王叢。王

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

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翦伐，持

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子厚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十二年則居愚溪矣釋迦譜息心所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謂衡山也晨登

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若本欣盈

握火耕田煙燼薪採久摧鋳火耕即畝田也漢武帝紀河南

之地火耕水耨注燒艸下水種稻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艸成獨稻長

所謂火耨耕水耨遣旁且不願岑嶺况悠邈傾筐壅故

壤棲息期鸞鷲鸞鷲俱鳳屬路遠清涼宮一雨悟

無學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也一雨句不可解舊注云謂月中有仙桂

路遠而人不可見今此桂樹得一雨而露漉之則亦敷榮矣何用學月中邪然其語意尙未明快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詩顏如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芙蓉荷花也木芙蓉

又在八九月開一名拒霜一名綺帳一名各文官花退之詩所謂艷色空相妬嘉各偶自同是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此詩後四句全憑陸凱詩江南無所有，一經贈一枝春，翻出而意致自

不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

滋曉白。吹去聲。朔吹，卷管也。律。欲為萬里

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以字義選中多如此

南中榮橘柚

謝朓詩南中榮橘柚。知鴻鴈飛。

橘柚懷貞實，受命此炎方。

楚辭：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

生南國。分注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永州在唐

屬山南道

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

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湘二山名

紅蕉

廣雅：芭蕉。一日芭苴。或曰甘蕉。蔓紅者，紅蕉。白者，水蕉。又鐵蕉。鳳尾蕉美，人蕉似同類而稍異種。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

凌清霜。陽一本作陰。非是。

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

回暉眺林際，緘緘無遺芳。

緘，山責切。緘，緘諸本。作威威。說文

落貌

吳公院五詠

吳公重吳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吳上人序○五詠中禪室一首差勝曾吉甫日退之號州三堂二十一詠子厚吳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縱肆而作隨其顯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

上音杜○釋與佛土各淨土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

結習自無始淪潮窳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
三空門三空生法俱也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
冷焚奴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韶遙謝
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
方在斯聖默寄言宜分別乃無知別必切甄中
卽空假各相與方相去雜期聲願言絕聞得忘意
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莪團團抱虛白書包廳菁莪此云
茨屋也莊子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曾吉甫
虛室生白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拆萬籟俱
不觀名篇知是禪室音緣生窅然喧中寂音心境本同如鳥飛無

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潄彩
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
喻造物誰為工多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留連秋月晏
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逆籜分苦節輕筠
抱虚心進此鄧切○晉江道竹賦含天俯暇涓

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嗒鳴山禽
差初安切嘲陟交切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
陰要津用謂
為筏也

梅雨

風俗通夏至暍霖至前為黃梅先
勝為迎梅雨及時為梅雨後之為
送梅雨若沾衣服皆點○此詩頗有
氣格可賀中唐論者乃以為不減老
杜又本
過也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溪楚猿夜夢斷
翫雞晨莊子翫雞不能伏海霧連南極江雲
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陸士衡詩
京洛多風

塵素衣化爲縑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縑縑染素衣

零陵早春 劉辰翁曰 皆自精切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 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清真語是田園本色柴桑止猶不矢大檢近多作看累句連章純用土語俚語微索煎炒以求逼真噫成惡道矣曾吉甫曰田家詩雞鳴村巷白星胥夜經過等句絕有淵明風味

蓐食狗所務驅牛向東阡

蓐音辱○左傳是炊蓐食注禾稈而

牀蓐中食也阡謂阡陌 雞鳴村巷白夜色歸

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鳶竭茲筋力事

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

且已長世世還復然 鍾惺曰結得味永似儲王諸詩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

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

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 家

甫曰援東來月來說便景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暢是亦捕蛇者說光景

泥濘公門少推恕鞭扑恣狼籍努力慎經營

肌膚真可憐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說似

盡人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老茅子蒺藜蔓田蓼花被

堤岸陂水寒夏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枝

二語極出得閑澹自得然三風高榆柳疎霜

重黎棗熟行人迷去住羣鳥競棲宿田翁笑

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饘諸延切○廣雅粥厚日饘

行路難三晉古樂府有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



多以君不見為首按陳武別傳云武帝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祀亦遠矣此子厚所擬三作其意亦皆有所謂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涸歿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終天年蓋自謂也中篇謂人才多寡多寡國家不能變養建天下多事則狼顧而嘆無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蓋言其前日居朝行而今自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

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跟北海貉崑崙

跳徒彫切跟呂唐切○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日所入

披霄決漢出沆漭沆下管裂左右遺星辰黨切

漭母黨切管匹茂切管裂疑與批疾字同又作漭漭上林賦轉騰漭漭注相擬也蓋古字多用通用如杜詩用批換

鼠蜂蟻爭噬吞李父渴欲走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

渴而灰奔其杖戶膏肉所北方崢人長九寸

開口抵掌夏笑喧蟬疾野切又音爭○山海經東海之外有小人國長

九寸名曰崢人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成亦足

終天年睢眴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睢許規切眴音丹

虞衡斤斧羅于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杙音七○周禮

虞衡作山林注虞衡掌山林之官也掌山澤者是謂之虞焉掌山川林者是謂之衡焉

又山虞掌山林之禁令林衡深林土剪十取

掌巡林麓之禁令杙槩也萬圍千尋妨道路

一百牛連鞅摧雙轅鞅牛羈也

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躡躑躅

壑何當存躡良办切躑也諸韻皆作躡或云躑躅同恐通作躑躅即鞅切車所

踐亦或作轆羽獵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嶂

賦徒車之所轆轆豁空岳巒嶂許交切諸韻無从山旁者唯集韻有嶂字云摩豁官殿高貌豁呼括切岳栢梁天災武庫火匠石狼顧相愁冤



漢武帝大初元年十一月栢梁臺災晉惠帝元康五年閏十月武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人火日火天火日災匠石出莊子匠人名石也君不見南山棟梁

益稀少夢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雕玉房以雕玉

飾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音

也存隄直灸切○古者屠炭和作獸形龍虎熊豹無不為之故云攢巒聳嶸

朱允丹霞翠霧飄奇香各切美人四向迴明

常雪山冰谷晞太陽常耳星躔奔走不得止

奄忽雙鸞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灰灰弃

置參與商莊子心若灰灰韓安國曰灰灰獨

以相征討后帝不滅遷闕伯實沈日尋干戈

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參商相去

之遠也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

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曰籊籊亦曰行唐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帝答湘南王獻

簟書云云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枝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枝歌

沈約奏彈欽令仲文秀恣橫云今笙六尺笙四十領又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簟於筒中劉夢得詩云蕙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葵扇出謝安傳安鄉人有蒲葵扇云萬安乃取其

中者提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藉田有感

藉慈夜切一作藉俗本作藉藉非是○禮記天子為藉

千畝見而朱紘諸侯百畝見而青紘躬執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黍稷於是乎取之說文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也元和五年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六日東郊藉田赦有司修撰儀注時子厚在永州不得從事故落句云云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子車留滯長沙歲又除此用賈誼事宣室無由問釐事釐音禱賈誼後歲餘文帝思因問鬼神之本周南何處託成書叙大史公釐祭餘肉也周南何處託成書叙大史公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汝爲本史無忘吾所欲

論著矣

跋鳥詞 跋舉一足也此詞及下

城上日出羣鳥飛 鴟鴞爭到朝陽枝鴟鴞一作鴟

且樂爾獨落 鳧今何爲落音不檢也又不得

無乃慕 高近白日三足妬爾疾春秋

包日中 有無乃飢啼 垂道旁 貪鮮攫肉人所

傷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

長年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路旁

其肉 翹肖獨足下 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思

么切。○莊子翹肖之物注輕小還顧泥塗備

也爾雅聚木曰叢深艸曰薄。 還顧泥塗備

蝮蟻仰看棟梁防驚雀備一左右六翮利如

刀躡身失勢不得高揚子鶴鵬冲天支離無

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患叶免韻音憇

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生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

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凶足今

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籠鷹詞 博雅鷹鳥

淒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兌 秋風日淒風月



令秋節將至鷹自習擊日學習將搏雲披霧

勢殺身於大澤四面陳之謂之祭鳥傳

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掣尺裂切鷹則

流星擢景奔電飛光掣挽也若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兔

騰蒼茫若呼鳴切又霍號呼歷二切爪毛吻

血百鳥逃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

至羽翼脫落自摧藏艸中狸鼠足為患一夕

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枝去萬累雲

間翔累一作里

枝鷓鴣詞

師河東集卷四十三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鳥名。如鷓鴣，黑

色出南越，其鳴自呼，南飛不北。狗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

罹罟孳，且音嗟，孳音孚。○媒謂所羽毛推折，

觸籠籟，煙火煽赫，驚庖廚。籟音詒，同籥。○說文：籟，折竹以繩挂

連使人不得往來也。鼎煎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

視，子虛賦注：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和為芍。齊王不忍殺鮓，牛簡子亦放邯鄲鳩。

邯音寒，又胡甘切。邯多寒切。○列子：元日邯鄲之民獻鳩於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客問其故，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邯鄲，趙地。

二子得意，猶念此況。

我萬里為孤囚，子他本作「一」，「一」破籠展翅當

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曾言甫曰：此子厚借意也。

龜背戲

按龜背戲，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基之類。爾來如龜背，因以爲名。

以爲名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若也。易曰：八月麗乎天。

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畢。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三裂，勢未已。

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
 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
 負負音父。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擲百萬。修門象棋不復貴
 修一本作循。非是。楚辭。竟兮歸來。入修門
 些。又算蔽象。某有六博。些注。象棋。象牙為棋
 也。魏宮粧奩世所弃奩。之聲。文帝於此技特。說彈基始自魏宮內粧
 奩能。用手中角。挑之。豈如瑞質耀奇文。願
 持千歲壽。吾君史記。龜千年。廟堂中筭。非余
 慕莊子。楚有神龜。夾已三千歲。錢力兒女徒
 紛紛刀錢見上。口。錢荷詩注。

聞黃鸝黃鸝即倉庚也。一名博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子規即鶉鴉一

名。北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春

生一作春。草綠。胡仔曰。感物懷土。不目極

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目極一作王

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過音此時

暗煙景溪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迥度昆

明飛凌風邪看細柳昆明池名。細柳營名。

但恐於昆明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儉人不

慰還人別種日餘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

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閉聲迴翅歸務速

西林紫樵行賞熟樵食任切說文樵桑實也詩魯頌食我桑椹懷我

好音

渾鴻臚宅聞歌鼓白紵白紵古歌詞名

此作似鼓鮑照體又歌之一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人城再傾

龍劍破匣霜月明晉雷煥得寶劍去又劍

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龍泉名

笙有二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堯命夔下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

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詩七月流火注心星也

羽觴蕩漾何事傾楚辭招魂理漿密夕實羽觴些

楊白花南史魏楊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通幸之白花懼禍奔梁太后

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官人晝夜連臂蹋躑躅歌之聲甚悽斷○子厚

樂府小曲如楊白花似得太白遺韻許彥周曰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劉

辰翁曰詠調適與事情俱美其餘音杳杳可以泣鬼神者惜不令連臂有

歌之唐汝詢曰唐人用樂府舊題咸別自造意惟此為擬古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

春兖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哀歌

未斷城鴉起

渙翁

此詩急節簡奏氣已太峻削矣自是中晚伎倆宋人極賞之豈以其蹊逕似相近乎蘇軾曰詩以奇蘊為宗反常合道為禪熟味此詩有奇蘊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劉辰翁曰或謂蘇評為當非知言者此詩氣澤不類晚唐正在後兩句非蛇安足者胡應麟曰除生末二句自佳劉乃云云然加此二句為七言古亦何詎勝晚唐故不如仍作絕也

渙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西山中

遊記西巖即此煙銷日出不見人欬乃一聲山水綠

欬亞段切音霽字本从矣俗从矣从崇有皆非是乃音襖宋洪駒父云從來詩家多倒讀之黃山谷書元次山曲亦然若溪渙隱詩語則信仙谷太過反以正者為非翹按之楚辭九章欬秋冬之緒風朱子云方言南楚謂然為欬漢亞父曰唉唐人詩欬乃皆此字則欬之音霽無疑但乃讀如襖者無支更俟詳焉○欬乃湘中棹歌聲 迴看天際

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陶潛辭雲無心而出岫

飲酒

子厚集有在永州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詩方云南郭門亦寘在永州作○陶詩人信不可學子厚飲酒讀書二首不知如何費許多力氣摹倣終是作自家詩耳論者遂以逼真淵明不特不知陶井不知柳矣

今日且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爲我驅憂煩。
醉音未先息見切。○瓶。須臾心自殊。
頓覺天地暄，說文暄溫也。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
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
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
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
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

檝前後互相逾。縹帙青白色。瘴疴擾靈府，

日與往咎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與集有

京兆書云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名施又廢失竟夕誰與言，但

與竹素俱。竟字今本多誤作競非是。○選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注竹簡也

素絹也昔古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禮記君子欠伸得意適其

適，非願爲世儒。讀書之作至此意已自結遣

盡即開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

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
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在永州作。詞音幽邃音節豪宕近似陳拾遺非中唐人所

叱

西陸動涼氣驚鳥號北林號平聲。左傳日

陸朝覲而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

出之陸蠖聲。晉語暇。豫之。且吾不。如。鳥。身。入。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鴻鵠去不返

勾吳阻且深吳一作吳。云月令孟春之月其

字不合。漢書注以吳言勾。徒嗟日沈酒

者夷謠之發聲猶言於我耶

鼓鶩奇音鶩音務一作鶩音木是。漢書

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賈銅東海久播蕩南

風已駸駸駸七林切。駸疾行也。坐使青夫暮小星

愁太陰詩時彼小星三。文眾情嗜姦利居貨

捐千金捐一作捐。史記呂危根一以振齊

斧來相尋齊如字。易得其齊斧。諸家並作齊

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攬衣中夜起感物涕

盈襟音覽微霜奴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壑鬱斯紀蒿萊旭可玉切鬱音豫

說文旭日始出



也詩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注鸞卑啁啾有餘
 居卑居鴨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啁啾有餘
 樂飛舞西陵隈啁之由切迴風旦夕至零葉
 委陳芟芟音陔爾雅迴風日飄芟艸根也所棲不足恃鷹隼
 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嗷嗷事強怨
 之三望諸君樂毅也事詳後三歲有奇勳嗷音歎口玷切○晉語嗷嗷之德不足就也嗷嗷之食不足狂也注嗷嗷猶小小也史記燕以子之之亂為齊大敗昭王怨齊使毅為上將軍伐齊下齊

七十餘城皆為郡縣悠哉關增理東海漫浮雲靈知世
 情異嘉穀坐煇焚煇呼堯切○昭王卒子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後樂毅毅畏誅遂西降諸國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致命委金石誰顧蠹蠕羣蠹尺尹切風波歛潛構遺恨意紛紜歛音切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顧內晏子亦垂文文見晏子春秋

詠三良

子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二子奄息仲行鍼虎為狗皆秦之良也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外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

故言哀三良也。○葛常之曰三良以
 身殉穆公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
 有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
 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
 明君受恩良不嘗臨沒要之歎焉得
 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
 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歎為非也
 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成則歎之不可
 苛之歎欲與梁上據安陵君同譏則
 是罪三良之歎非其所矣。然君命之
 於前眾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
 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
 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使康公不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
 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季
 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
 於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

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諫孟明豈有
 灰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三子從田橫則又言三
 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又按曹子建
 詠三良云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
 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
 獨難彼三臣者國人皆謂之良而哀
 之黃鳥之詩既著之聖經矣而後世
 猶有不同之議如李德裕之不念其
 殺身之難者何哉
 此詩誠定論也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
 四方鼎列鼎足而列也
 效效效忠信恩義皎如霜
 生時亮同體歎沒寧分張壯軀開幽隧猛志

填黃腸腸一作壤。漢書霍光傳賜光黃腸題漆各一具蘇林注以柏木黃心禮記子車

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禮記子車陳子元日以殉葬禮記子車霸基弊不振晉楚

夏張皇書康誥張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左傳宣公十一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

疾命其子顛必嫁是疾病則必以為殉及卒

顛嫁之曰疾病則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謂穆公之子康也彼狂

詠荆軻史記燕太子丹質秦嬴婦求為報秦主者謂其傳鞠武曰燕秦

不兩立願太傅圖之鞠武乃薦田光

先生光為言荆軻可用於是尊軻為

上卿客上舍車騎美女恣軻所欲久

之秦將王翦破趙進兵北畧地至燕

南界荆軻曰夫樊將軍秦購之金千

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奉獻秦主臣乃得有以報樊

於期偏袒而進曰臣聞殺矣遂自刎

於是取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豫求

天下利匕首得荊軻項之未發太子疑

其改悔荆軻怒叱太子曰僕所留者

待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至易水上既祖取道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

至秦秦王見燕使者於咸陽宮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主驚自引起軻逐秦王拔劍遂斬荆軻秦主大怒伐燕

李信追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獻之後八年燕亡○淵明有詠三良荆軻詩意皆托古以自見三良取其與主同死荆軻取其與主報讐也子厚擬之不然特為讀史作論斷耳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七首
荆卿嚮窮年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
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
晉鼓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
正夫正一作匹造端何其銳臨事竟歆頤歆千太切頤千
余長虹吐白白倉卒反受誅
漢書鄒陽曰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按劍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

太子畏之鄒陽又云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

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汚

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

子實謂勇且愚史記秦主擊荆軻軻被八劍以罵日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生劫謂曹沫劫齊桓公盡反

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且

余切○太史公贊世言荆軻傷秦主非也始

道之如是○劉辰翁

日結得此事有體



掩役夫張進骸

范子實曰哭呂衡州詩

哭凌員外詩足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劉辰翁曰學陶不如如此篇逼近亦事顯偶足以發爾故知理貴自自然

生歿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哀奄忽

已復離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續息

定枯朽無妍媸

媸元之切。喪大記屬續以俟絕續今之新綿易動提置

口鼻之上以為為生平勤阜櫪剝秣不告疲
周切。詩乘馬在厩剝之秣之既歿給槨墳葬之東山基

劇切舊作轉車軸也非是。高祖紀士卒奈從軍者為樵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積

何值崩湍蕩折臨路陘髑然暴百骸散亂不

復支髑音驕切暴音曝骸從者幸告余瞻之

涓然悲彙作唐詩品貓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

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犬馬有益帷

仲尼之畜狗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儂

立唁爾奄豈復識此為偃切奮錘載埋瘞溝

瀆護其危奮音本鍾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

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骼各額切。月令孟春之月掩

廢埋

及物非吝事既且顧爾私事一作輩

省試觀慶雲圖詩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于此。子厚貞

元又二年舉進士登第此詩九年所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慶雲一曰卿雲見西京雜記九

天開祕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衮非煙迺

御爐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高標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

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

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史記稱堯日就之如日望之如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左傳昭公十七年

九扈為九農止說文九扈農桑候扈民不媿者也春扈頌鵬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

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晏崔豹古今注春扈氏秋扈氏耕種夏扈

秋扈氏耘除秋扈氏收飲冬扈氏益藏秋扈氏掌民百藥行扈晝為民驅身宵扈夜為民

除獸桑扈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於陵子

而枯槁灌園戴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

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

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唐柳河東集卷四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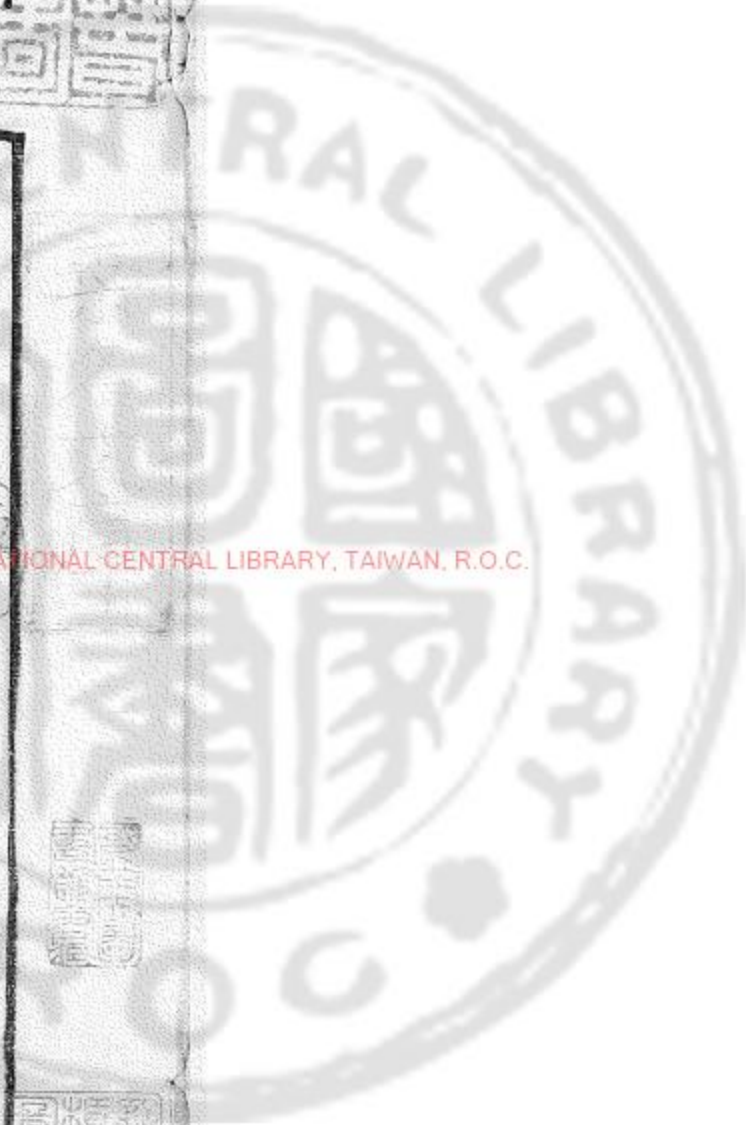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四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非國語上

并序。○國語左丘明所作皆采錄前世穆王以下訖魯悼智伯

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
時人事逆順之數以成之其文不主於
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黃武
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子厚非之之意
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
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
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
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
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
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
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
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子厚時在永州作



其間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何孟春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讀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槃不知端禮有書故邪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爲雙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槃事且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宏世有弗甚及者二書春未之見非非之語空知不復有可非者乎
得二書者當自可辨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揚子云參差之道聖注一以聖人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

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下不

一有知字本諸理作非國語共計六十七篇

滅密此以下

恭王遊於湮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及之非是按史記作其

○恭王穆王之子伊扈也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從茲

○康公密國之君三女同姓奔不由媒氏也其母曰必致之王

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

必亾醜類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宐以淫荒失度命

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
殺子而媼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
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于畝號文公諫曰二云二云將何以
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
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慈夜切用人本作
用民避唐諱也後倣
此○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
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莒藉田禮廢宣

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公文
王母弟驪仲之後為王卿士姜氏之戎西
戎別種名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
吾猶耕耘爾一本耕下
有平字又曰吾以奉天地宗
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
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
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急下一
有難字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
蟄而郊
注啓蟄建寅
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

耕種無不狼大狼盛也

實之堅好也得其

穫詩既堅既好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京庾

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亾乎皆可以為

國矣推徒同切○推進彼之不圖而曰我特

以是勸則固不可張毅願曰三老更之禮

象賢意也籛羊不夫告朔意也明堂不毀行

政意也藉田之舉其為勸率之意深矣子厚

獨曰亾是亦足以為國愚恐無逸之書人今

主不復聞農桑之殿最何以加於守令乎今

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

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

樂以歿也德一本賤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

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益字

料民諸本料民一篇皆在三川

宣王料民于太原料數也太仲山父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

王治農于藉藉藉於蒐于農隙春田耨穫

亦於藉獮於既蒸秋田日獮蒸升也月令

師河東

秋狩於畢時日狩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

焉習簡習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

惡事也惡鳥路切下同言王不謂其無

政事不能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

於政而妨於後嗣後嗣一本卒料之及幽

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

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

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

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周仲山氏果以職

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

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

妄以誣乎後嗣誣女悲切賈誼傳尚有二可

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

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

之也一句駁倒如仲山氏其至于是乎蓋左

氏之情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三年諸皆作二年非是○西周

鎬京也三川涇渭沔皆出于岐山者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伯陽父司大夫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

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山

崩川竭凶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凶不

過十年嘏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

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

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

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金隔

而囊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

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

猶足動乎物

爾革歷二字爾雅鼎款足者謂之屬

布可

爾雅鼎款足者謂之屬

欵足曲脚也糜爛也 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

頽洞轆轤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

如機其孰能知之 頽音頽洞音同一本頽胡洞切音禾云水銀也非是

按淮南子頽濛鴻同莫知其門唐人且曰源乃具而用之為頽洞取轆轤音膠葛

塞國必亾人乏財用不亾何待則又吾所不

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亾者

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无又曰天之所

資不過其紀愈其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翹按伯陽

父之言雖謂山崩川竭在乎陽陰失序然所以致其失序者意實謂為人事也子厚非以之云云則十月之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家舉崩者亦不足信乎中庸云國家將亾必有妖孽登聖人亦好為是以誣人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三年有神降于莘 莘號地 王問於

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 過古禾切○內史周大夫過其名

對曰咎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

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馮皮水切

○昭王康王之子名瑕房國各爽亾也協合也丹朱堯子馮依也儀匹也詩實維我

儀此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實臨周之
 朱馮其身而匹偶以生穆王也
 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心馮
 於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
 臣聞之遺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
 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亾乎王曰吾其若之
 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獯姓奉犧牲粢
 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祈也帥所律也○太
 宰上卿掌祭祀
 之式玉帛之事祝太祝掌祈福昨史太史
 掌三王之位獯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故

帥以
 往也 王曰號其幾何對曰管堯臨氏以
 巡狩五年 今其甯見甯後 神之見也不過其
 物也數 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
 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
 矣況其微乎彼嗚乎桀者以君蒿悽愴妖之
 淺者也君音薰○說文君音禾
 氣君蒿悽愴見禮記 天子以是問卿
 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矣取時日
 莽浪無狀而侮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

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曾見虢之亾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康公上卿上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一子魯卿季文子季孫行父也孟獻子仲孫蔑也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後一子皆魯大夫叔孫宣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公孫歸父也歸王問

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亾乎若家不亾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亾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亾謂家必亾也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亾亾也亾亾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邪蚤暮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

必其君之壽夭邪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准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

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見王孫說

與之語說古悅字下同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

也必有異焉其享觀之幣薄而言諂始請

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

權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宏觸

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

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

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

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

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

周之福也謂其不度於禮而刑之則太強又

也且夫惡叔孫者秦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

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

晉既克楚于鄆使郟至告慶于周郟音偃

郟乞逆切告慶舊本作獻未將事王叔簡

公飲之酒相說也王叔簡公周大明日王

叔子譽諸朝郟至見名桓公與之語名桓

卿名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

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單音善○單襄公



於晉也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郟至

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

郟至歸明年成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

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

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

其賤追合之也國語名公述郟至之言曰吾

吾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禮

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

政楚滅必朝襄公曰且卻至何三代之有夫
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
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
禮為羞姦勇為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
德政左氏在晉諂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

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郤至三逐楚

奔王使人問之以弓郤至甲冑而見郤氏誠

良大夫不幸其宗後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

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孽竊構

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晉語與荆人

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方怠戰而重飲大

其私墮殺三鄰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

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
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
俗之情固然邪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
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春秋魯成公十

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

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見晉厲

公視遠步高晉厲公景公

犯晉卿郤克之

郤犢見其語

師可夏集卷四

迂擊，唯周切迂，一于一矩，一切。○擊亦晉卿，錡之族父，若成叔也。迂，迂回加誣于

人。郟至見其語伐伐，好自齊國佐見其語

盡國佐，齊卿，國武子也。盡，若盡，魯成公見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

言及晉難及郟擊之謬魯成公，宣公，單子之子，黑肱。單子

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

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

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

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一吾是以云，注

云爽，當為爽，非是爽，今郟伯之語犯叔迂差也爽，二視與步也。

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

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

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音簡

王十二年晉殺三郟十三年晉侯弑齊人

殺國武子

非曰是又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宥必

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

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

皆必乎死也則宥死者奴矣夫以諂之迂而

曰宜矣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邪謫譎也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頃公襄公之子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毅文之施也季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

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

地五數之常也

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

黑黑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

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

界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

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季恭述此而誰

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鬪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激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有似於鬪也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穀不防川不寶澤澤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吳平始生景王晉之弟貴也寵人亂於吳謂子朝及臣賓孟之屬景王崩王

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頃王子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矣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邪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張敦人君所畏者天惟天命可以警之今言三川之震付之不知穀洛之溢可壅而不害則天自夫人自人靡所敬忌人主何憚而不為獨不見姚崇不信災異卒開明皇狠天之心而為天寶之亂乎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侈名災

王鼎士單靖
公之曹孫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
左曰泉後轉曰

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

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

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

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

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

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名災則未之聞

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矣乎左傳昭
公二十

年於州
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射音亦○王
景王也無射

鐘名謂律
中無射也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無所用則王妾

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各
切音納聲味

生氣氣在口為言在耳為明言以信名明以



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其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族紛紛一作非而伶州鳩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伶州鳩其名也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信而由音殺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

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以觀德所由來矣單子云云正以論樂之本源也若此而非之則古人所垂教者誰不可非邪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蕪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以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龜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塋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前為詛聖人亦大矣

姪徒結切又直質切○國語王問七律者伶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塋也月之所在辰馬祥農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三位三所而用之注天龜即玄枵星齊之分塋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龜歲星在鶉火鶉火周之分塋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三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塋所在后稷所經緯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而用之矣
國語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用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
 牧之禁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
 上宮布憲施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
 舍於百姓傳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太
 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名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樂記注成猶奏也每
 始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
 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方之國服也五奏
 象周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
 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來

舞振鐸以為節也駟當作四每奏四代一擊一刺為一伐致右憲左久立
 於綴皆大武之形也憲讀為軒○樂記武舞
 以待諸侯之至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武
 注致謂膝至地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告晉萇音長魏獻
 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
 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萇叔必速及魏

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歿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事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僂衛太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非曰彪僂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允銘城周字化允作古東周城銘畧云大夫萇弘抗其傾坐名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缺實被令名傷於禍而禍其後牛思黯作頌忠頌一作訟僧孺之字也嘗作頌忠篇以美萇弘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六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

為之耳

問戰此以十魯語

長勺之役勺時若切左傳莊公十年齊與師伐魯戰於長勺曹劌

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

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劌始衛切嚴本

諱哉以莊為嚴先儒因而不改可以一戰國語作是則可矣曹劌魯士莊公魯桓公之子名同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



大不可方鬪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
 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
 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畧之尤也苟
 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
 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劇之辭宐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
 而夾國難者幾何人且難乃切士卒之熟練者衆
 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勸地形得上游以延
 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



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
 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吳語楚申包胥使
 之所以與之戰者破主曰觴酒豆肉未嘗不
 分也包胥曰善則善矣才可以戰也夫戰智
 為本仁次之勇次之○呂祖謙曰子羔為衛
 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
 於此有室子羔人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
 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報我之時也何足
 逃我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
 之免於去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
 歛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
 脫君也子羔一有司乎有哀矜之意人猶報
 之若况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
 報豈子羔比邪宗元乃曰以斷獄為戰之具
 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
 言皆所謂戰而其所以戰也穆修曰子厚非

魯公君臣不知治人而求下於神是矣謂斷獄為定以戰則未必然僂者怒於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羹而華元敗於一食馬者足以出秦繆公遺醫桑者足以赦晉宣子事以一端視則言亦因之使治獄者不由公道戮及非辜怨結士卒一戰取虜安知無如羊斟之類乎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煙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禮之禮者蒸祭也躋升也僖閱之兄繼閱而位故

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宗有司若日非昭穆而不聽故柳下惠云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定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它既立故弒以其實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而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文宣公之子名倭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里革魯太史名克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之

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
 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
 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
 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
 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八諫之為
 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
 一夫而受其夏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
 若君命以道而遇姦臣夏之則何如

仲孫它 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
 諫日子為魯上卿相一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
 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
 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它孟獻子之子子服
 它也布八十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
 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

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積羊 積音墳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

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

者羊也 季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斯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

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 聖人博物洽聞

日獲國兩水之怪曰龍國象土之怪曰積羊此特據實而論之也而乃日誣聖人子厚蓋誣左氏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 晉區行志大輿中輔

國將軍孫無終家子既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灰後無終為桓元所滅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楛矢

吳伐越躡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

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魯禹治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躡國語作墮音同會去外切○會稽

山各隳壞也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

專擅也骨一節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

其長專車也之庭而夾楛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陳

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

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隼也

肅慎北夷之國楛木名罍矢鏃也八寸曰咫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安乎聞聖人

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

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罍以為異其知聖人也

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

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是故諸

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

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贊幣禮也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縷綦以為奉綦

詭作纂○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鹿皮

四個作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載而

歸使去聲橐古力切橐若本切○橐張也垂言空而來也稱橐也言重而歸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
 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
 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榨
 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邪則區區齊
 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
 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名以市
 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
 伯不如是之獎也謂一本作爲。沈晦曰威
 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管子之書若通象
 墮若賦金鐵若作錢幣若殺商賈欲實困京

則式璧也欲傾齊梁則服締也欲致諸侯之
 寶則多具石璧也欲下伐王之無則貴買狐
 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
 侯蓋市四隣之惟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
 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
 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卜 此以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獻公

晉武公之子詭諸也驪
 戎西戎之別在驪山春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
 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威
 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



乏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
 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
 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
 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魏按史蘇論卜未言
 周已無可效然魏石佞人猶可言也若夫伊
 尹比妹喜膠鬲比干已不經殊甚不知子厚
 何以不非之

郭偃與前伐驪
 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三三之門也郭偃晉大夫卜
 言以宣又行
 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三則

三君多則二君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季聞父之變而
 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申生晉獻公子也獻公嬖驪姬將黜之而
 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云各其止
 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看咸得焉管之儒者有能
 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畧申生賢矣但拘拘於
 臣子之小節而不知

邦國之大，本是以不免於難。于古有遺悲焉。子厚乃以為予之辭也。畧造申生真無可議乎。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為此行。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狐突，晉同姓。唐父稷桑，阜落翟地，逆距也。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好內，適子始，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眾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

於翟以起讒於內也。好並呼報切。適音的。艾當為外聲相似。

誤也。好外多。孽臣也。惠順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

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

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突下一有遂字。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

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

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

則外主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覲其將賤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溪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翹按狐突為太子謀曰惠父而遠道也子厚但以其杜門而譏之亦未嘗不納君於未知聖人所稱管仲不為之義矣不鄭曰君為我心音論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里克曰中立音論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

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奴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適晉號公文王弟號仲之後各醜舟之僑號大夫六年號乃亾

非曰號小國也而泰以拾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亾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亾孰曰不宐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

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云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於道

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服晉是皇公乃還如出責望

其報也服謂不宰孔曰晉侯將成矣景霍服以晉為務也

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

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涑音速

景大也大霍晉山各汾河涑澮四者皆晉水各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

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

望其麻焉者也太國則空觀乎義義在焉則

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

而服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

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也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荀息奚齊傳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

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聞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憂死君之不歎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邪日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歎或曰左氏殺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一本本複其言曰又不可不得中止而復其言亂也惡

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邪曰不類曰
 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
 成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一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萬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
 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

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
 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子厚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着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荀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第四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

非國語下

狐偃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
入乎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
終必槁落況其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
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何以導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

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亾人無親信人以為

親是故置之者不始父處在堂而求利人

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

仁不信何以長利繫秦公子子顯也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

知入以縱夷吾之昏始而社稷幾喪徒為多

言無足采者夷吾獻公庶子重耳弟也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

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且重耳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為惠公

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

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使晉

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

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

俛俛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歿獨何

心歟俛丑良切○說文俛俛失道貌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

偶然耳非計之得也禍一若重耳早從里克

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

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

諸侯之季又何戮笑於天下哉是下一有足字○舅犯一
霸佐取觀其兩不可之言皆以仁義自處不
務微倖以得國實可與孟夫子行仁政之言
相表裏者子厚乃譏其迂而又重罪之此已
之倖得之念勝故從而為之辭也其為叔文
所黨宜哉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
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
背音佩狃女九切○輿眾也不歌曰誦既
得之而狃謂惠公喪田不懲謂不鄭
里平歿平音丕歿下一有禍字○既已也
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歿也

公隕於韓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
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謂輿人之
誦豫知之

故云

非曰惠公里平之為也則宐咎禍及之矣又
何以神眾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郭
又曰是以君子省無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
行則其為戒亦深矣子厚乃過為非之何為
哉也

葬共世子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臯達於外共音
恭臯

與與臭同。○太子申生死，國人謚為其君，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岐岐之惠公惠公烝於獸公，夫人賈君故申生，達於外，不不欲為無禮所所葬也。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靡，無也。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耳，安撫國家為王，如兮。如，滂佩切。○言重耳猶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替，滅也。數公子重耳其人乎其鬼兆於人矣。鬼兆，見也。若人必霸於諸侯，其耿於於民矣。耿，猶非，曰眾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

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霸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故發邪？是一作臭。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

後文公殺懷公于高粱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寧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王城秦舍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桑也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

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謂雖道君父之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恥未利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適丁歷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



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
 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
 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
 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王命黜夷吾而
 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
 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
 侯無道者良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
 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
 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取

者亦大矣恥一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
 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路其舍大務小違義
 從利也甚矣公下一二有大中字○秦取河東
 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慶鄭勸公于秦羅
 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
 又廢吉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
 惠公惠公歸故
 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歟可也而其志有可用

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惠公未至至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析欲舍之惠公不可

乞食於莖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莖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作民塊撲也日

以戊申戊申土也申申廣土地也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一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一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昔楚畔靈王猶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去之

懷羸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與音預晉文公重耳過秦而

秦歸之之女也懷嬴故子圍妻子圍惠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仁豈習西戎之遺風歟穆曰秦之歸固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之可也黃震曰國之命在禮人倫之化尤嚴於有國之初子厚謂文公取國為大納懷嬴為小是已人倫不明教化不立矣雖取城定伯何益於久遠哉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屯張倫切○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坤下震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入謂爻無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季子晉大夫

晉臣曰季也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歟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

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
 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
 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是謂大
 辰因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
 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大梁實沈大火皆
 星名此言公以
 辰出而參入也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畧

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

命官

胥籍狐箕欒邾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
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
 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
 鄙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邪抑以姓乎文公將行
 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
 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
 或無可焉猶用之邪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

焉猶弃之邪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池汜

汜音凡○周惠

王生襄王以為太子又娶於陳曰惠后生昭叔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叔奔齊襄

王復之又通襄王之后懼至廢陳氏晉

翟人伐周故襄王避之於汜汜地各

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

成周周東都郊

王城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

茅之田

陘奚經切鉏仕與切攢才官切○八邑周南城地

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

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

倉葛陽樊人

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邪其無乎則毫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各寶行成公

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

人將烹之詹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弃禮

違親

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脇，欲觀其狀，則觀狀

是曹非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脇之狀，故代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按：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此文公所以乞詹也。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毫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飢

晉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於事

箕鄭晉大夫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飢邪？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如入何，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賈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邪？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

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飢之道則未盡乎術

稍宣子

稍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稍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名而禮之曰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以是觀汝汝勉之宣子、稍襄子之韓獻子、韓厥也靈公襄公于夷臯也稍孟即宣子河曲晉地魯文十一年秦伐晉戰於河曲于行犯其軍刑也

非曰稍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于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稍宣子請師以伐宋五云曰

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

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則法也
修行也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宏矣若乃天者則吾

焉知其好惡而服徵之邪古之殺奪有大於

宋人者而壽攻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

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

靈公虐稍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鉏宋魚切麇音倪。晨往則寢門辟矣盛
鉏麇力士也賊殺也

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

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

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歎廷外朝
之廷也

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
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

非曰麇之歎善矣然而稍宣子為政之良諫

君之直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

乃以假寐為賢邪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歟
下

一有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

子太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

過者賢可書乎

所歿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
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歿先難為免
七年夏范文子卒范文子范欒也宗宗人
祝祝史也鄢之役晉伐
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樂武不聽
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難而所
其歿

非曰歿之長短而在宗祀則誰不擇良宗祝
而所壽焉文子所歿而得亦安之大者

長免蟻

長免蟻既殺三郤乃脇樂中行云云公曰
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
究在外為姦御究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
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鱗而避強不可謂刑
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
乃奔狄三月厲公殺乃納孫周而立之是
為悼公三郤郤至郤錡郤犢也
樂樂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蟻亂臣也假如殺樂書中

行偃則厲公之敵益眾其尤可盡乎今左氏
多為文亂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螞知幾
者然則惑甚也夫今左氏下二十七字一本
文熙曰長魚矯既殺三郤復脇樂中行氏欲
殺之及不獲命乃遂出奔灼知禍本脫疑榮
位可為異人左
氏未可盡非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
司馬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雞丘雞澤事在魯襄三年曲梁晉地魏絳
魏犇之子莊子也揚于悼公弟也行行列

也僕
御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
不能討而稟命者歿非能刑也一六無貴字一六
無公子貴字

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

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宥奈何止公子以請

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止者執也○韓醇

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是賞下
流也不責宜子而戮其使不洽揚干而戮其
僕已為有禮又安得謂之殺無辜乎若子厚
請君命則又不然投機之會聞不容息方
欲作士氣以決一戰而每每稟命是
非失火之家必自白木人而後劫之乎



逐樂盈

舊本此篇在叔奭生之後今依國語正之

平公六年

平公憚公之子名彪

箕遺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歿

公遂逐羣賊

云云

陽畢曰君

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

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

云云使

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樂盈

掄擇也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

夫樂盈之黨樂盈厲之子書之孫也樂書厲公七年弒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也陽畢晉大夫祁午中軍尉曲沃樂盈邑名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

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謂晉樂盈出奔楚後二十二年晝入為賊於絳且君將懼禍懲亂邪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胤之無罪乎

叔奭生

叔奭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肩

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歿

叔奭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後為揚賚理受離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食我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豺狼之聲

也終滅羊舌氏之宗叔向音異我音俄○揚

子伯石也黨於祁盈盈獲罪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

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

子之形聲以命其死則何邪或者以其鬼

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

後世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

明兆於衰矣說古悅字○新聲者衛靈公

將如管舍於濮水之上聞琴

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

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曰此亡國之音也

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

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

管主樂太師子楚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鸚射食亦切鸚音晏國語作鸚同

平公射鸚不宥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

殺之鵠，鳥名也。豎，內豎，襄各也。叔向曰：君必殺之。管

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

計，切。兕，似牛而青，重千斤，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殪，曰殪。向叔，羊舌肸也。今

君嗣，吾先君射鵠，不殪，搏之，不得，是揚吾

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忸怩于顏，乃酈舍之。

也。愧，頭也。音嬰。又音促。○忸，尼。怩，尼。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

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

反徵先君以恥之，邪？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黼文子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名。鐵，來奔在魯昭元年。黼文子

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

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鮮不凶。僖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

能俟？后子曰：黼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

處建之，必有大咎。

非曰歿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
偷歿者自歿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
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歿
亦陋矣語見左傳昭公元年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名蒍文
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入固醫官也官職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
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

晉之缺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
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
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
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
離脉理亂以速其歿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
以延其年邪和之謂諸侯不過三年云云蓋
必過於淫荒是以速歿否則猶可稍久
此亦理之常也子厚非之大似矯強

黃能

晉侯夢黃能入于寢門

能奴來切亦作熊

三足也子產來聘曰魋極于羽山化為黃能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云云

非曰魋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能也能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樂武子舞一卒

之田

云云

行刑不疚

以免於難

上大夫一卒之田樂

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免難謂免殺君之難

及桓子驕泰奢侈

云云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

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

之罪以亾于楚

云云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樂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邪

謂樂書殺厲公也

前之言曰樂書殺厲公以厚其家

今而曰舞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樂氏之誣晉

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亾于楚則吾惡乎信晉書陽畢曰且夫樂家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且人之善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翟鮮虞也鼓白翟別邑事在魯昭公十一年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二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歿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歿者與之以不歿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查邪

具鼓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問、具、山、菽、山、魯、人、士、缺、也。以其鄉對曰不為具菽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公、名、菽、獻、公、之、子。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太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太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瑩之不云具菽公孫敖、慶父、之子。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亾甌而出乃釋之下邑、晉、邑、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蒲、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之、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說董子之潔也

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切

祝融此以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允熙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史伯周太史也高辛高舉也黎夫成頤頤之後吳回也祝始融明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舜禹王身稷侯伯謂其後在牙及幕後陳侯也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末

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巴董佐制物於前

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弟一子名樊為巴姓

對於昆吾昆吾衛也大彭豕韋為商伯矣

大彭陸終弟三子曰錢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豕韋者商衰二國

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

芋姓乎芋音弭○芋楚姓按黎為祝融生陸終終生六子其季曰季連為芋姓楚之祖也季連之後為鬻熊事周文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于荊蠻是為楚子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
陳覆墜之不暇虞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者也姓纂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闕父為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而封之於陳其後為楚所滅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豷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邪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於必弊者

也今王弃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
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其可為乎訓
詔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伺于王庭夏后卜請其瘞而藏之及殷
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未發而觀之瘞流於
庭化為玄龜入王府之童女遭之既笄
而孕云云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強王
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異

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

不守矣繒龍所吐沫童女之所孕看褒姒也太子幽王之子定曰也甲姜姓

定白之舅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故云王幽王也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顯胎而好讒慝暗

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

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

怪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妄言也

嗜芟此以下

屈到嗜芟屈到楚卿屈蕩子將欲戒其宗

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家臣曰老宗及祥宗

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去差呂切○建到之子子木也曰

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

庶人有魚炙之薦藟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不差珍異不陳庶侈夫子其以私欲于國

之典遂不用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

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

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

芟於邊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息其所
嗜屈建曾無息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禮記祭義有齋之日息其所樂息其所嗜楚
謠子夕嗜芟子夕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
違而道○蘇軾曰甚矣子厚之陋也子木楚
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
事生況於將死下室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下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
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盡於路寢不於婦
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帶啓手足之末不敢勉
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
思掩義至於死生至一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
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
三堅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
或訓其子孫雖所親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



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穀氏之賢聞
於諸侯身為正卿歿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
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
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
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
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
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
邪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
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
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之子
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
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
未易簣於病華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
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日事吳敢不
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
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

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日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柶子之變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季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觀射父所對者也已止也此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人物殖長也生物不長神不降以福也

非曰夫祀先主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季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王孫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也簡子趙鞅也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珩佩玉之橫者對曰未嘗為寶所寶者曰觀射父云觀古亂切射音亦父音甫觀射父楚大夫又有左史倚相

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

有怨痛於楚國左史官名倚相名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

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

相之遺若此則覲之安者日女巫又何以爲寶

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員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魯哀公十一年吳伍員伍

王夫差夫差殺師以伐越越王句踐句踐殺師逆之夫差將許越越申胥諫之不聽夫

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

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

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

以孥累於人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使於齊

使人至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注私姓王孫欲以避吳禍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

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子嘗渡笠澤出

胥口至子胥盛賜夷所授處時友人宋白均
從作懷古詩結云豈惜宗臣難去國空令千古
泣忠魂竟云曰是即子厚之見也孰知子胥
於闔閭不可不謂之知遇行成之諫特思事
效忠以一二成報先君耳彼固知其
無濟也尚何謂非吾之所知哉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
弃不錄其語其謬邪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
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
繁蕪曼衍者甚眾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
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馘之下篇尤奇峻
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作反整吾乃

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
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
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
慎邪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
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
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至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唐柳河東集卷第四十五終

寬文四年甲辰三月

洛陽

石壘

鶉子直

訓點

寺町

秋田屋平左衛門新刊